

度，其初步企圖，不過欲鏟除大地主，平均土地所有權，使耕

# 中國戲之將來

(十三)

春 柳 舊 主

近年以來，凡事皆以文勝質；就表面觀之，亦斐然可觀，

然其氣味淺薄，一目了然，古云，『舊書不厭百回讀』；余於戲

之一道，亦云然，『舊戲不厭百回看』也；例如今日演『探母』

『四進士』『空城計』，或演『寶蓮燈』『玉堂春』『孝義節』，或演

『雙包案』『探陰山』『二進宮』，或演『六殿』『滑油山』『吊金龜』

之類；必有顧曲之周郎，聯袂前往，雖其穿插唱白，人人共知

之，但遇有名人演之，仍不厭而欣然往看也，蓋舊戲脚本之

佳，遠出於現時所編者之上上；梅蘭芳之赴日本赴美國也，亦

以舊戲得盛名，彼之梅劇最享盛名所謂『天女散花』者，若連

日觀之，亦殊無趣，更何論海派戲乎？廣東戲，亦分新舊兩

派，一為保守派，一為銳進派，本來廣東戲之在社會上，不如

京戲之效力之大，蓋廣東戲本源於漢調，其相似之點甚多；例

如人人手持摺扇，而京戲則持扇時甚少也；又如一家之中有十

人、八人，遇有作壽，則此十人、八人，各致祝壽之詞，一一叩

首，一一獻酒，又如送行時，臺上三五人，其致詞獻酒，亦人

人如此，廣東戲與漢調又相同也，京戲之唱，每段四句八句，

長至十句以上者甚少，而廣東戲與漢調，動輒數十句，一氣唱

出，此又相同也；廣東舊派戲，勸善懲惡，獎忠除奸，喜怒哀

守，離合悲歡，千日如一日也，然合乎戲之真精神，優孟衣

冠，自古以勸懲為主，故余之對於廣東舊派戲，決不反對之，

此廣東戲中保守派之佳也；自前清光緒十四五年，上海四喜班

至廣州，（並非北京之四喜班）鬚生有熊文通，夏月恒潤珊華諸

弟兄，老旦有羊長喜，青衣有筱喜祿，花旦有佛動心，小如意

小雙鳳等；所演之戲，已近於海派戲矣；善遊『斗牛宮』佛門

點元『大香山』洛陽橋，此數戲頗受觀者歡迎，京諺有之，

『行家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廣東第一次有京戲，耳目為之一

新，廣東戲名角，新華，（廣東之叫天也），仙花法，（廣東之

梅蘭芳也），白蛇森，（廣東之陳德林也），靚錫（廣東之余玉琴

也），以上諸伶，每日往高陞戲院看京戲，以研究之而期改良

廣東戲也；廣東戲之有『雙獅圖』『斬黃袍』，皆在四喜班入廣東

以後；至於今日所謂銳進派者，模仿佛派戲，第一，則行頭與

切末，廣東戲之行頭，與京戲不同，廣東行頭，以富麗堂皇為

主，如平金大鯉魚之紅蟒，天馬出風之官衣補子，繡花之南湖

鞋，平金玻璃鏡之小生便帽，廣東在數十年前，其行頭之尚美

觀已如此；然近年則尤甚，加以有思想宣傳之脚本，『鐵冠圖』

一戲，為宣傳思想之最古者也，由吳三桂口中，以宣傳排滿精

神，自有此種作用在戲內，而戲之詞藻，確有進步，惜其對於關目上，不如從前，甚至字句板眼，大不如從前之完密，合轍押韻，亦視為尋常，近年廣東新派戲中，有所謂南無腔者，戲中加以梵音；此則本於「思凡」，偶一聞之，未始不可，若每每聞之，則令人生厭矣，余對於廣東戲之新派者，亦不敢贊成，戲之一事，代表社會心理，言為心之聲，古歌謠足以證之，詩三百篇，孔子所刪定者，必擇其佳者而留之，其不佳者棄之，鄭衛之風而不刪去者何也？以其足以代表當時之社會風俗耳！治世之歌，如清高宗時，里巷所歌者，曰「太平年，年太平，迨至仁宗時，一變而為蓮花落，落蓮花矣；無何而白蓮教起矣；庚子以前，忽尙秦腔，開口即云：『不好了！』二簧則唱「賣馬」「御果園」「當鏢賣馬」，社會一般也；「御果園救駕」「兩宮西幸」也，小調則唱「妓女托夢」，孤魂遍地也，天兵天將，更為老團之前身，至於今日，則歐美風侵入，打倒舊宗教舊道德舊文化舊社會，宜其海派戲之應運而生也；非但上海有海派戲，廣東之新戲，亦海派戲也；推而至於日本之最新舞蹈歌曲，無一而非海派戲，余最近看東京劇場之戲，松竹座之戲，寶塚之「上海小姐」；以上各種，其事實情節，本無可記述，所最能轟動一時者，女子而裸體也，三五十人百人數十人，一致行動也，羊之羣也，雁之飛也，蟻之行也，皆以多數取勝，聚多數之少女，裸體動作，自以為美，加以五光十色之金屑玻璃片，五色變幻之電光下，美則美矣，然與昔日之日本舊戲比較之，相去奚止天壤；蓋此等戲，只能看一次，而不能看多次，余可斷言

之，無連三日看「上海小姐」之人，舊戲中之「勸進帳」「忠臣藏」者，百回不厭之戲也，「上海小姐」非但不足以望其項背，即新派戲之「不如歸」「金色夜叉」亦有使人再顧之價值，余所最大之感想，殆有三事

一、舊戲中加以西洋音樂，此為絕對不能合奏之樂器；日本古歌，以三絃隨之，當然按腔合拍也，若加以箏及尺八，亦悠揚動聽，加以洋琴提琴，則音調不合矣；猶之畫一幅絕妙山水，忽來一飛艇，全畫減色矣，倘於山水之中，畫一蜻蜓，無傷也；苟畫油畫，則飛艇火車火船，當然為必畫之物，東方畫貴取乎神似，西方畫貴取乎形似，本不相同，即音樂亦然，不能使之強合者也；

一、舊戲中不應加以新式的談諧，舊戲中之對於脚本，其編纂時，煞費苦心，大有加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之勢；日前余觀「奴道成寺」，頗如崑曲之「思凡下山」，原有二小沙彌在場，但是日趨慕歐風，採用臥披拉之法，用四十個小沙彌，跳鬧不已，道成寺之本旨，為沙彌所掩，余嘗曰：近日演文明戲者，往往於悲劇中，貪顧曲者之拍掌，專於其談諧以求之，悲劇變為喜劇矣，此不可也！

一、演員不可忘自己為誰，演員所飾者而為西洋人，其舉止行動，當用西洋式，若為日本人，則不能忘自己為日本人；以上三者，余認為日本戲曲家，不可不注意，日本之舊戲亦萬不可廢，千數百年遺留之劇術，當然有可以保存者，不必專以兩腿兩足而自鳴其美也；余此次在日本觀戲，而不意海派之流行如此，殊未可以為劇術上之樂觀。



## 中外時事

### 討赤軍之新戰略

漢口電，中央之討共軍，本預定于二十八日施行總攻擊，惟以蔡廷楷，蔣光鼐，王金鈺，三部隊之內部，各不相謀，雜亂已極，其于統制上，勢非奔走調停不為功，是以自此關係上言之，則非至七月一日以後，不能開始總攻擊，據聞，中央軍之討共計畫，乃令孫連仲軍，由宜黃樂安向南豐廣昌進攻，令郝夢齡軍，由安福袁州向蓮花寧岡進攻，朱紹良，陳誠各軍，則分佈于撫州崇仁樟樹鎮各處，蔣光鼐蔡廷楷各軍，則令由吉安興國各方面要擊，宜豐萬載修水銅鼓各地方，則令由譚道源軍要擊，而共軍對之，以中央軍既已佈置妥協專待進攻，于是即整隊縱容而退，以避其鋒，一部竄往福建省境，一部竄往湖南省境，而中央軍對之，則擬以力之所及跟跡追擊，俾壓迫之于廣東省境，同時並可與廣東軍一大打擊，惟此方針，純然屬于理想的，至能否運此巧思，俾其計畫實現，尚是一大疑問云；

### 粵國府之調兵忙

香港電，省訊，最近粵府會議軍事，以蔣軍現正忙於剿共，必不獲分兵他顧，擬制此機先早日興師北伐，聞已擬定海陸空軍

於七月一日誓師北伐，第詢之軍事機關，則謂尚未接到此項命令，而日來省軍之調動確甚忙碌；

### 粵國府截留鹽稅

廣東電，廣東政府抑留鹽稅全部之收入，且對於外債擔保之一千萬元，廣東每月負擔額約二十萬元，向南京亦停止輸送，因之南京側甚焦慮，謂為破壞鹽稅制度，中外人士，均注目其推移，廣東鹽務稽核所長，在廣東南京兩政府間，進退狼狽，結果最近赴香港，暫時似有閉鎖鹽務稽核所之決心，但一渡閉鎖有再開困難情事，尤惹注目；

### 粵國府勘定新址

廣州特訊，國府自成立後，在省府內臨時開始辦公，現以該址未敷應用，亟須另覓相當地址，以便辦公，昨以河南士敏土廠最為適合，惟現駐第十九路六十一師駐省辦事處，昨特令第一集團轉奉總司令部，轉飭該師，限日遷出，移為國府辦公地址，陳總司令奉命後，即令行該師駐省辦事處，遷往越秀南路惠州會館三樓，與六十師駐省辦事處合併，昨惠州會館三樓，原駐六十師各團後方，已一律遷設二樓禮堂，從新間格，為各團部後方辦公，至六十一師駐省辦事處，昨已將傢私各物，陸續由河南遷運惠州會館云；

### 監委憤怒質國府

南京電，監院彈劾莊智煥案已月餘，國府未予懲戒，監委田炯錦，高一涵，特提出質問，由于右任轉呈國府，請予懲戒；

### 外交將暫告停頓

北平函，美使詹森二十九日午前十一時由京歸平，迄今英美法等各主要國公使，均已歸任，王外長亦擬於下月赴青島避暑，因之各國對華外交將暫告休止矣；

### 日本內地人口數

東京電，昨年十月一日，日本帝國全版圖實施之國勢調查，結果至最近判明其確定人口，二十九日據內閣統計局發表，日本內地總人口為六千四百四十五萬零五人，與大正十四年之五千九百七十三萬六千八百二十二二人，比較增加人口四百七十一萬三千八百八十三人；

### 法首相向德提議

巴黎電，法國首相拉瓦爾氏，昨日會見駐法德大使福黑秀氏，經由該大使向德國政府要求左項保證，此項回答，當於二十九日達到巴黎：

- 一 德國因支付延期，應享受之百零五億法郎，應嚴重僅使用於經濟的目的；
- 一 德國不為訴諸干戈之騷動；
- 一 德國為謀歐洲和平，應與法國協力，誠心誠意努力；

### 俄外長對華談話

莫斯科電，俄外交次長加拉罕，語某記者，蘇俄願對華發生友好平等關係，並盼一切條約協定所定原則，澈底實現，中俄會議，尚乏具體事項可以發表，但信前途終能圓滿解決，東路價額，俄政府尚未考量，字林報載，俄將提十八萬萬，殊為可笑，蘇俄基於兩次對華宣言及中俄奉俄協定所生義務，均已履行，而華報對俄，猶時有不滿意記載，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破壞，華報不特不反對，且時被利用，而為破壞俄國經濟之宣傳，殊為可異，記者為之說明華報反對帝國主義之事實，並述中國人感覺俄對華應履行之義務甚多，故以為帝國主義對華固很不好，俄對華亦不很好，華報間或登載不利俄方之消息，實由於此，非被帝國主義利用，請加注意，繼詰問外蒙及唐努烏梁海派代表駐俄事，加答，中國對蒙關係整理之後，俄蒙直接關係自即中止，又謂粵可以組政府辦外交，則蒙俄之關係可援引其例，記者解釋粵事，特中國政治一時之病態，不能因粵事為外蒙可組政府辦外交，加表示了解，最後加對國民黨談其觀察；

### 俄新任日使赴任

南京電，外部據報告，蘇俄駐哈總領梅尼可夫，調充駐日大使，定虞（七日）由哈赴日履新，前任杜陽務斯基將返俄休養



# 時 事 評 論

## 送 蔣 介 石 赴 贛

贛人受赤匪之殘害，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仰望中央之拯濟也久矣，顧中央之對贛，集大軍二十萬，佐以能征慣戰之宿將爲之指揮，爲期半載有餘，而赤匪之跳梁如故，而中央軍之師長張輝瓚胡祖玉且以戰死聞；敗耗頻傳，人心愈恐；贛人既失望於何應欽，急盼蔣介石之親自出馬也亦久矣；蔣雖終日宣傳赴贛，然只聞雷聲，不見雨點，蓋偉人出發，事先多爲空氣作用也；今蔣真赴贛矣，携有豐富之軍餉，（據報載現款千二百萬）精利之器械，勇敢之軍士，赤匪或不足平乎，幸勿踏何之覆轍，而一顯其好身手，置贛人於衽席之上，贛人之福，卽國家之福，企予望之，願蔣君好自爲之。

## 東北軍入關與華北治安

閻閻安堵，鷄犬無驚之華北，突然有大批東北軍入關之消息見聞，毋乃庸人自擾乎？查東北以取巧得河北察哈爾地盤後，入關之第一二兩軍，已有數萬之衆，今又復增加大軍，據報載前後共八萬有餘衆，是果胡爲者？

考東北軍入關之用意也，美其名曰：「換防」；夫換防乃交換性質，何以有入關而不見出關者，是換防之名，不攻自破，欲蓋彌彰，毋怪石友三之危疑震憾而不能自釋也；其實亦未必真對於何軍有挑戰意義；不過藉此爲示威計，以保關內地盤，以維華北之治安而已；華北治安之可慮者，卽爲石（友三）孫（殿英）兩軍有不穩之舉動，石孫之不穩，一爲有最近之廣東風潮，一爲中央嫡系監視石孫兩軍之軍隊，開赴贛方兜剿赤匪，慮石孫攻其後耳！夫石孫之不穩，固爲可慮；然東北軍之入關，於華北治安，果爲益增鞏固乎？抑爲危險乎？其意義既極重大，頗有與吾人一研究之價值；然因此而暗中與一大部分軍人之反感，則已毫無疑義矣：

華北之治安，端賴東北軍之維持，已盡人而知之矣；昔日之閻馮之舊部，既不願爲蔣所收編，甘心受制於東北，亦可謂之準東北軍矣；況副司令坐鎮北平，內有龐大無倫之數十萬東北軍爲武器，外有中央二字爲護符，以此而尤不能鎮壓餉械兩缺之石孫乎？是今茲東北軍入關之舉，不啻明示閻馮舊部以不信任之證，而擯斥於東北軍之外也；閻馮舊部縱不反側，能不爲之塞心者乎？

雖然，閻馮舊部之隸屬於東北，迫於勢耳！非真心悅誠服於後輩之張副司令也；所以然者，爲保全實力，求得軍餉以養此殘餘之部卒耳！是東北軍之入關，又事實上之無可如何者，然小百姓則已心驚膽裂矣；如以上觀察，則北方軍人之不可靠者，除張之嫡系以外，又豈僅石孫兩軍而已哉？雜軍如高桂滋馬鴻逵輩，馮之嫡系如宋哲元龐炳勳韓復榘等，閻之舊系如商震徐永昌傅作義孫楚等，此豈其可靠者哉？不過諸人蘊藉，不似石孫之急欲一試耳！其實赤匪未平，廣東未必動兵，廣東不動，石孫當然不能先舉，石孫不舉兵，則馮閻之舊系尤必持慎重態度，表面雖曰盤馬彎弓，事實上決不致有何動作，此定理也；然則此次東北軍之入關，謂其爲庸人自擾亦無不可，又何況予人以威脅之反感也哉？不智甚矣；若以實力論，據報載東北軍之入關者，合固有之東北軍不過八萬人；而石友三個人實力，即與此相持，孫殿英亦在三萬人左右；以石孫之實力論，受蔣張夾擊，固不足與抗衡；若單獨對張，殊覺卓有餘裕也；時機未至耳！石孫豈畏兵者耶？是此次東北軍之入關，與華北治安，可謂無絲毫關係矣。

## 對於金條運美之懷疑

在這金貴銀賤的當口裡，一般民衆的生活，早已發生甚大的影響；至於商業，尤其不能維持現狀；每逢節序，倒閉關門者踵相接，叫苦連天，而政府不聞爲設一救濟之方；僅以禁止現金出口爲敷衍門面之計；然明令皇令，因私運現金而被罰

者，固已大有人在也；不謂於此歷申禁令的時候，而明目張膽之違令者，卽爲發令之人，此誠予國人以甚深之印象，爲記者所大惑不解者也。

上次以大批現金輸往美國，政府說是：『暫運美國存放，如要用時，隨時可以取回』？蓋謂取之中府，存之外府也；然當時之致疑者，則謂與其運往海外存貯，何如卽藏之國內不更便當？又何必耗此一筆運輸費用？毋乃多事乎？然國民政府非軍閥時代可比，老百姓不敢有所不滿之表示，以自儕於反動之列；明哲保身，誰肯以身家性命爲兒戲？此國民政之所以爲國民政府，真令人疾首痛心者也。

爲時無幾，今又以大批現金運美，轟傳全國矣；顧政府則曰：『此係運往美國鑄金幣，而預爲改金本位之準備也』？嗟呼！此金果爲鑄金幣而預爲改金建之地步者乎？一手固不可以掩盡天下人之耳目，而人又豈盡屬可欺者耶？在金建之幣制未定以前，藉曰鑄金幣？其分量，形勢，價格，將以何爲標準？胡不一公布以昭示國人耶？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莊子云：『竊鈞者誅，竊國者侯，——』，吾不禁爲私運現金之被罰者呼冤不置也。

## 恭 喜 蔣 主 席

國民政府改組，最重要之主席及行政院長兩要職，均爲蔣介石先生連任，此應恭喜蔣主席者一也。

國府委員本屬蔣家所指定，然黨中元老，對於個人獨裁，

時有不滿之表示，主席赫然震怒，首免胡展堂職而監禁之，殺一儆百，宜乎其他之不及胡者，咸俯首帖耳，仰主席一人之鼻息，無敢批逆鱗者；不謂竟有愍不畏死者，而造出廣東之新局面，致有出人意表之事實發生：今國府乘改組之機，盡去此一般異己者，而加入嫡系可靠之人，並拉攏實力派如陳調元徐永昌……輩一致加入，則雜軍又不足慮矣；此後當爲所欲爲，普天之下，莫予毒也已；此應恭喜蔣主席者二也。

有人說：貴記者的恭喜蔣主席，未免跡近拍馬，殊爲多事；以中國現在的局面看，凡屬黨，政，軍，的這三種大權，除了蔣主席以外，有誰能幹？有蔣主席在，又有誰敢幹？更又有誰嘴角兒裡敢推出個別的人來？不要富貴可以，還有敢不要命的嗎？蔣主席豈僅這一次連任，便是由一次，二次……以至無數次，都得是蔣主席連任，換句話說，就是蔣主席在，一日，連任一日，別人不要想分出絲毫去；除了蔣主席萬歲以後，決不能放第二人起來執掌政柄的；是蔣主席此次的連任，乃當然的，絕對的，並非僥倖的，一時的，這有什麼恭喜的呢？啊！原來如此；那末！記者這回的馬屁，拍到馬脚上去了；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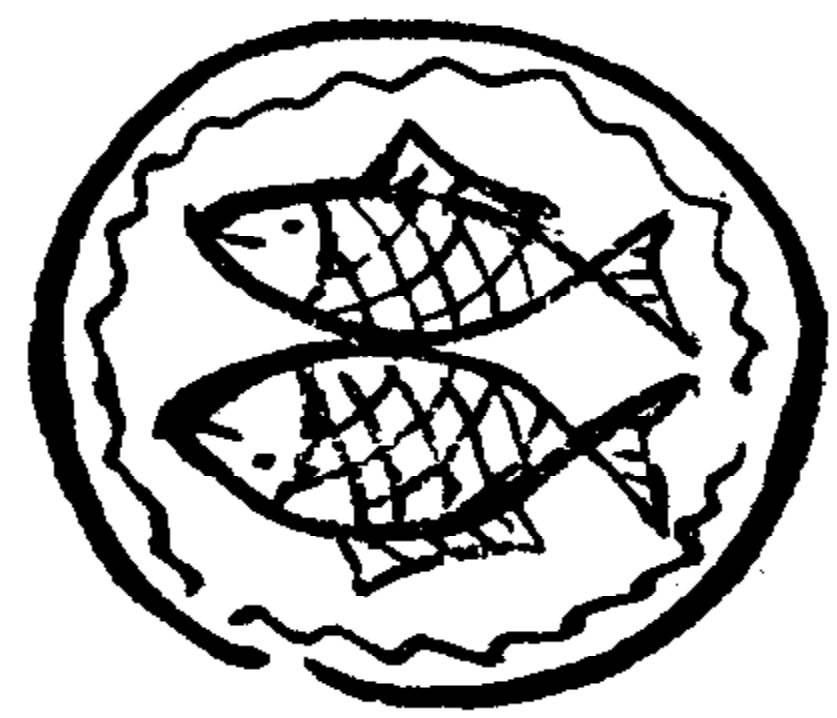
### 監察院質問之多事

監察院的作用，記者曾爲文道及，監察院的效力，記者似亦道之；並預測監察院決不敢彈劾手握重兵之軍事要人；在記者本出於「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欲以此勗勉監察院之滾滾諸公，一發其天良，以破官迷發財之迷夢也；今監察院成立數月，其成績不出記者所料，其彈劾之人物，不過一二渺小之小縣長而已；最大之駭人聽聞者，一失敗之立法院祕書，（院

長被囚，故云）一交通部之卸任司長莊智煥，莊之罪爲喪權辱國，違反總理對外宣言？及國民政府之對外政策？其問題之重大，誠無過於此者；記者不敢妄斷莊君是否有罪，然交通界會一致討莊於前，監察院復根據事實彈劾於後，政府應如何注意，一以明是非，一以保國權，早期水落石出，了此一樁公案；乃遲之久而又久，一似御史之參一某大臣，大皇帝留中不發，究爲何故？果有難言之隱耶？何其緩也？

彈劾之監委，迄今已忍無可忍，慾罷不能；乃有高涵田、烟錦等，以該彈劾案經過月餘，國府對於該員並不懲戒，特硬着頭皮，爲之提出質問；嗚呼！一二少數之監察委員，未免太不識時務矣；抑知今日之交通界，有大力者爲背景乎？較之昔日之交通系，僅恃金錢爲挾持之利器者，尤百倍過之，彈劾之而留中不發，此固已與監委之面子爲不小，今又從而質問之，毋乃自找麻煩，記者杞人憂天，不禁爲高田危矣；嗚呼！監察院之效力；

有爲政府解釋者曰：監察院之彈劾，政府固應嚴懲；然政府懲治官吏，豈能憑一紙彈劾之文，便奉令惟謹，而不徹底查明，率爾懲治，不慮誣罔者乎？不知此言似是而非也；以監察院委員之身分論，非不負責任之告太平狀者可比，烏能無的放矢，不慮急兔反噬，自遺伊戚者乎？況彈劾之文，已舉有各種可靠之真憑實據，又早有全國電報界之通電申討，固非監委之私言也；縱云慎重其事，何以經過甚長之時日，而不予以徹底清查者乎？交部非邊遠之區，與外人訂約，一翻條文即已了然，固不必另組委員會查難明之證據也；政府果無袒護之心，僅下一數字調查之條，早已水落石出；何憚此一舉手之勞耶？此不怪記者之多疑也；不知明達者以爲如何？



# 原史時代以迄漢魏之際之中日交通考

文學士 木宮 泰 彥 原 著

文學士 胡 肇 椿 譯

余自去秋譯得日本遺唐使廢絕後之唐日交通考刊登燕大睿湖年刊；近清理舊稿，得是篇於故麓中，仍譯自木宮學士日支交通史者也，爲易今題，以應東北文化之索。觀此或可見遠古中日兩國關係之一斑。然著者流暢之筆，深以未能表達其萬一爲憾且歎耳。

譯者謹識

## (一) 原史時代漢族文化之東漸

### 甲 日本海迴流與漢族文化之東漸

日本氣候溫和，土地肥沃，且爲盤沿大陸一帶星羅棋布之島嶼，其不能與大陸永遠不發生關係至易明曉。已故內田博士曾謂：海之爲物，在一方面觀之，固隔離國與國，但同時則連結國與國，所以遠距離之交通由海道來往反爲速達者實比比是。則古代海上交通爲意外之易事且甚頻繁者當爲不易之理。

近日按甚發達的考古學之研究，由海流之調查，再拍合於

吾等之神話傳說，則當原史時代已有連絡日韓之著名交通路，且與韓土有頻繁之往來外，即遠處西方之漢族文化，亦由茲交通路而傳入，可以推斷得之矣。其交通路之一，即由古之辰韓地連絡日本之山陰，北陸地方者，亦可名爲日本海迴流路。辰韓與山陰，北陸之間，有渺茫浩海爲之阻，且以原史時代航海術之幼稚，而僅恃獨木之刳舟爲利器者，乃謂能聯絡兩地之交通，乍視之寧非空論！然苟了然於日本海有左旋之迴流者，則問題當能自解矣。

海流因溫度之區別，可分爲暖流與寒流，又察其流於水面與否而辨爲浮流與潛流。海流之初多爲浮流，然一旦遇其他海流而衝突之際，則溫度低而水質重量大之海流成爲潛流，伏流於高溫度而輕水量之海流下。所以寒流與暖流衝突時，一旦成爲潛流潛於暖流之下，至暖流盡處，再浮出而爲浮流。以今日之日本海海流觀之，在間宮海峽發源之里滿海流掠俄屬沿海州之海岸而沿朝鮮半島之東岸南下，與從西南來之對馬海流衝突



時，其一部分轉向東行而與對馬海流之北段並流；然大部分却變成潛流南下於濟州島附近再浮出而為中國海寒流之源。一方對馬海流沿山陰，北陸之海岸轉向東北方，至津輕海峽及宗谷海峽分成小支流後，次第微弱至樺太之西岸而消滅。是以日本海係由里滿海流與對馬海流大率沿周圍之陸地左行而迴流者。日俄戰役之際，浦鹽斯德港外曾設有機械水雷，戰後俄人怠於掃除海面，致浮流之水雷三百十三個，皆為日本海之迴流推流而出。浮至朝鮮東岸及鬱陵島者達五十九箇，而在日本之出雲地方以至津輕海峽之海岸，及隱岐，佐渡等處之漂泊者又百九十八個。(2)所以因日本海有左行的迴流之故，則前人駕有流水紋式的銅鐸紋樣防顛覆的裝置之舟——據在越前府坂井郡所發見者——(3)從古辰韓地出發，從容放棹即可達山陰，北陸之士。然在山陰，北陸赴辰韓時，則非逆溯此迴流者不能達，斯恐為不可能之事；如此因利用海流之故而成半漂流式且只利於單程之交通，若以嚴正的意義衡之，且不得便稱為交通路矣。但因此為利用海流的自然航海路，於造船術，航海術，並鮮進步之原始時代，斯仍為從韓渡日最利便之航路歟？

吾人若思但攬記，紀之神代卷所紀神話傳說以為根據自是不可；但書紀一書所載素戔嗚尊以黏土作舟，從新羅之曾尸茂梨而渡出雲一事，又古事記有少名毘古那神從波穗乘天羅摩船至出雲之御大之御前之語，合此觀之，未必便為無所依據。津田博士謂素戔嗚尊之新羅傳說以為暗示古代出雲新羅間已有交涉之事，固未可作如此觀，而古代之日韓交通路從筑紫方面來

往者，亦不能承認出雲與韓地已有直接之交涉。(4)但由出雲方面渡韓土雖不可能，已詳前述，不過韓至出雲尚顯然為可能之事實也。

日本海迴流路以係自然的航海路故，通航甚早；大陸民族恒三三五五經此而移殖於日本島緣是漢族文化亦因是並載東漸，可想見矣。關於此點最惹吾人研究之興味者，厥為銅鐸之研究；據從來學者所發表研究之結果觀之，則斯器大體之在日本為西紀二，三世紀前後而始有製造者，(5)且從來銅鐸製作之技術南中國銅鼓之製，頗有相當之關係，(6)其形狀亦似先秦之古鐘，尤以近年朝鮮慶尚南道慶州入室里所出土高約四寸之小銅鐸與蒲鋒緣細紋鏡——與大正七年從大和國葛城郡吐田鄉所發掘者相同——等物，其製作之技術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古辰韓之地先受其影響，而再波及日本。(7)苟如此，則大陸文化果由何道而傳入日本？此當係經由上述之日本海迴流路，先入山陰或北陸之地，以後廣播於日本內地者。據梅原未治氏之銅鐸出土地名一覽表(8)觀之，銅鐸之分布，可劃為東至加賀，越前，美濃，三河，遠江，西至右見，安藝，讚岐，阿波土佐之境中。然學者(9)又多謂以比較的古式的小而厚之器以流水紋為主者，從山陰北陸之一部以迄畿內一帶多有發現，略新式大而薄之器以袈裟襷紋為主者，又多出土於從畿內以至東海，南海之域；(10)則大陸文化之漸次傳入內地者，茲可證矣。

銅鐸之研究，自天智天皇以來猶為一大難問題，欲一朝一

夕間而得完全之解決誠為困難之事。但以上所列如大體可信，則大陸文化當在西紀前已由日本海迴流路傳入日本之山陰北陸次第深入內地一事，當可推斷定之。

(註)

- (1) 參看內田博士之國史總論三五頁
- (2) 參看大原利武氏之海流與民族(朝鮮史講座第三、四頁)
- (3) 前在越前府坂井郡大石村大家井之向所發現之作流水紋式小而厚之銅鐸，中有繪畫之紋樣者一，狀一人乘一獨木狹長之剝舟，示操棹狀，又有狀木者十數事橫於舷側類蜈蚣之足。此與西田直二郎博士所注意之南洋土人為防舟覆而設者絕相似。
- (4) 參看津田博士之古事記及日本書紀之新研究第一七六頁
- (5) 喜田博士於其銅鐸考——歷史地理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二號——云「斯器傳入日本之年代，恐為在二千餘年前至千八百年前後之間，且為隆盛之期歟。」梅原末治氏銅鐸考——藝文第十一年第四五——號一文有云「……此時代——指前漢中葉至新莽前後——至少少二三百餘年，多者乃至四百年以後連續流行者……」云云
- (6) 參看鳥居博士談談銅鐸一文——有史以前之日本所收
- (7) 參看梅原末治氏從考古學上所見的古代日鮮之關係一文(朝鮮第百號)
- (8) 歷史地理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二號
- (9) 喜田鳥居兩博士及沼田梅原諸氏皆以有流水紋小而厚者為較古時代物，以有袈裟縷紋大而薄者為較近時代物云。獨濱田博士於歷史地理第三十二卷第二號主反對之說。
- (10) 參看梅原末治氏銅鐸考(藝文第十一年第四號)

## 乙 北海道中與漢族文化之東漸

吾人固信日本海迴流路為原史時代從韓渡日之著名航路矣，然此外尚有重要之交通路在，即從辦辰之地越對馬遠瀛沖之島——中瀛——大島——而至筑前之曾形——宗像——

線是。書紀之神代卷作「北海道中」或單作「道中」者，即為此迴流路以外之航線。

所指北海道中或單稱道中者，係指從筑前、曾形渡中瀛，遠瀛，對馬而至辦辰之海路而言。要之日本所謂海北，即韓土之最古稱，由宋書夷蠻傳倭王武——雄略天皇——上宋順帝之表文所推斷而得者。因之「北海道中」一辭，顯有「渡韓土之途中」之義亦自明矣。宇佐島亦即北海道中之一島，吉田博士亦謂為脊形海上之島。(3)喜田博士之說似以「此字佐島其即鬱陵島亦即古之于山國」云。(4)但據書紀一書所謂：「葦原中國之宇佐島」一語思之，則與鬱陵島亦相去甚遠！

按以上所述北海道中之日韓交通路一事既已明了，但僅據神話傳說以為依據，實無足令人首肯者，不過苟在全不操史乘，而專靠研究遺蹟遺物的結果之考古學的結論亦與此傳說一致時，即不能不承認此傳說為事實矣。於是足引吾人注意之書，仍為關於銅劍，銅鐸者歟？從北九州多所發現之銅劍，銅鐸觀之，可知營西紀二，三世紀前後之物，因中國朝鮮亦有同樣之遺物故，當係由中國經朝鮮而次第傳來北九州者；且其時不第有輸入品，即日本亦有仿製之舉，此操北九州常有劍，鐸之范的發現，茲可證矣。此皆據梅原氏精細之研究而知者，讀銅劍銅鐸發現地名表，(5)其分布之區域，係以北九州作中心，南迄大隅，在四國則至伊豫，土佐，讚岐，愈趨東方其數愈少，然自中國——日本地名——以迄紀伊尚有發現者；若再精細查檢時，則以筑前——尤以博多灣沿岸為特多，發現地二十二

處，得八十五器，次爲對馬十七處五十九器，次筑後十五處四十八器，次豐後十二處四十三器。在北九州出土者，其鋒銳，備有用作利器之充分的特色的中國製品者殊不少，然而漸次深入內地者悉係鋒特濶而不適於實用之物，其情形聞與上述之銅鐸厚小者薄而大者之分布狀況相類。對岸朝鮮尙未有詳細之調查，但以古辨辰地今慶尙南北道出土者爲多，計三處十一器。

(6) 據上述事項足見漢族文化所產之銅劍，銅鐸已於西紀前二，三世紀經辨辰，對馬而先入博多灣沿岸，然後再進而至筑後，豐後方面，此線於當時爲主要之交通路，良可推斷而定之，此又恰與書紀所載之海北道中爲無二致者。多以爲筑紫與韓土間之交通路卽爲末盧——肥前松浦——一支——壹岐——對馬，金官——慶尙南道金海——之聯絡線，不知彼交通路迄第三世紀之前半葉倭女王卑彌呼與魏及帶方郡交歡時代，其前尙無經由壹岐，或松浦之事實。其時果經由壹岐或松浦者，則此兩地應多有銅劍，銅鐸之出土，但截至今日壹岐之地，僅有壹岐郡鯨伏村熊野神社藏銅鐸一件，其出土地復不詳。又松浦出土者亦僅二處，得銅鐸三，銅劍一，而其中一處仍屬疑問未能詳云。

此交通路之航程一晝夜平均爲二十四海里之海流速力，且須橫斷對馬海流，沖之島，大島間又約有三十五海里之距離，若非在航海術略見發達之後，航行殊非易事。因之此交通路之始航，當視日本海迴流路爲後，固可確也。然此固原史時代聯絡日韓最重要之交通路，恐亦爲大陸民族渡日之大幹線歟？考

古學者原始日本人係來自北方之說，果如是，則其大部分殖民之來，當係經此交通路者矣。彼新羅王子天日矛渡日之傳說，又鎮守豐前國田川郡鹿春鄉之辛國神亦有渡日之傳說，於此可見此均當時殖民之鱗爪也。

(註) (3) 吉田博士日韓古史斷三七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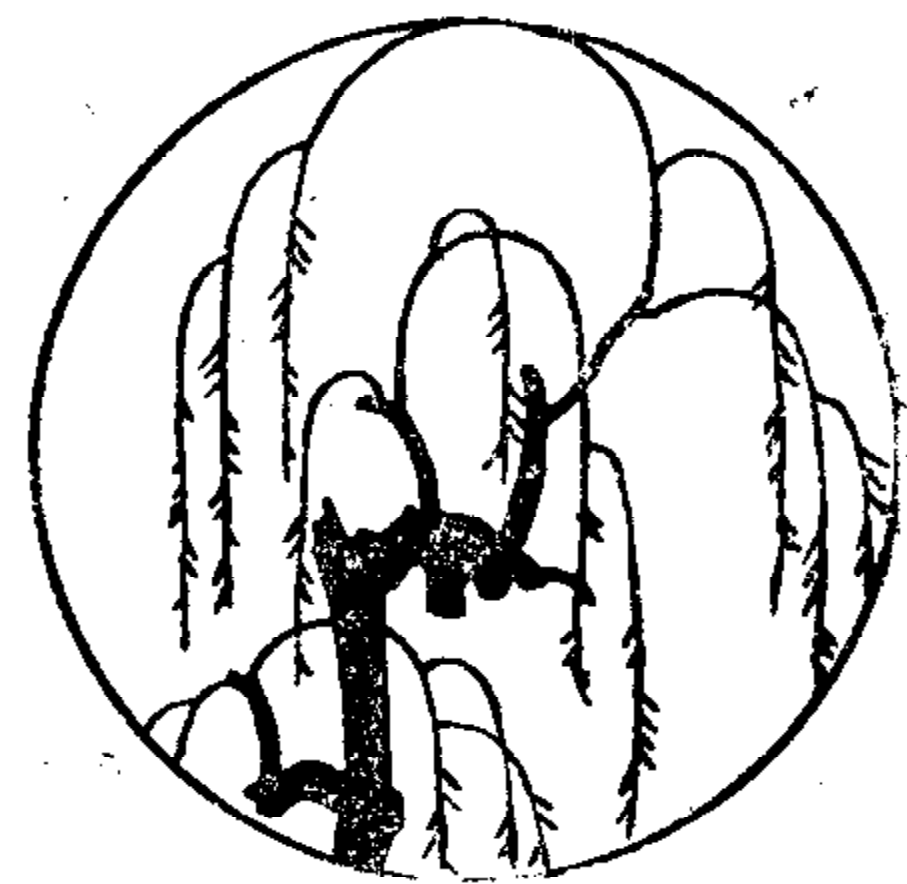
(4) 喜田博士日鮮兩民族同源論(民族與歷史雜誌六卷一號)

(5) 史林八卷二號

(6) 梅原末治氏銅劍銅鐸考(史林八卷)

### 丙 海北道中與海神國

今當述與海北道中有關聯之海神國——卽綿津見國——據記，紀之傳說，海神爲伊奘諾尊於筑紫的橘之小戶被除時所來之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三神。……海神之記載散見於記，紀中者凡數處，延喜式神名帳亦載有祀海神之事甚多，姓名錄錄入海神之裔，卽以海神爲氏者顧亦不少，是則神話所載，當非全屬虛託之談，信係基於事實而略加以潤色者。然苟海神傳說確含有若干實事，則先決問題當爲海神國之所在。自昔對於海神國所在一問題論者已甚衆，古有新羅說琉球說等，顧皆不甚有力。查延喜武神名帳謂筑前國，那珂郡有住吉神社，糟屋郡有志賀海神社皆祀海神者，而以海神爲祖之安曇，海犬養(1)兩氏子孫皆永爲糟屋郡之住民，蓋郡中有安曇鄉，犬養村也。又同地方之安曇姓亦多有居於海部者，而糟屋郡之隣郡宗像，那珂，怡土三郡亦有海部鄉也。如是則博多灣沿岸之地與海神有深切之關係，大足引人注意矣。(未完)



# 我國歷代之土地制度及土地學說

百 急

我國歷史上之土地制度，劃然可分者，約有四期：第一期爲土地公有時代，自太古以迄春秋之間是也；此時之土地，皆屬國有，人民受國家之分配，以從事耕作，老死復返還於官，人民對於土地之使用及收益，均有平等享受權利。第二期爲土地私有時代，自秦初至南北朝之間是也。是時分爲官有私有二種；官有地一任國家處置，私有地不限個人買賣；故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竟無立錐之地。第三期爲土地公有制復興時代，自後魏孝文帝迄唐代中葉之間是也。此時復仿周代之舊制，分天下土地與民，而以生死爲授受之期；後以時移勢轉，頻生破綻，故未能持之久遠。第四期爲土地私有制確定時代，自唐中葉後以迄今日是也。自此之後；土地私有之制既定，社會縱有動搖之象，遂亦無人歸罪於土地私有制度矣。茲分述各期之詳細情形如次：

太古之時，地廣民稀，一切物質，予取予求，初無私產公產之別也。後以人煙日繁，往往因佔有關係發生衝突，故有井

田制度之確立。井田之名始於殷，而地歸公有，自夏已然。據《孟子禮記穀梁傳》等書所載，夏時一夫授田五十畝，計其十一之入以爲貢。商人始制井田，以六百三十畝劃爲九區，區各七十畝，中央爲公田，八家各耕一區，共治公田，是爲助法。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市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平分，故謂之徹。在此三制未行之先，人民生活多以漁獵游牧爲主，不甚重視土地；此制既行，人民與土地乃發生密切關係，公有性質，依然未變，故《禮記王制》云：田地不鬻，即耕作之外，里亦官給，每戶五畝，孟荀二書所謂五畝之宅是也。春秋以還，諸侯交相侵併，動輒興師勞衆，農時既失，賦斂尤重，以致經界不正，井田不均，皇古遺規，雖未遽廢，已屬缺殘。孔子曰：『丘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均無貧，安無傾。』蓋亦有所爲而發也。及至戰國，井田之制乃益陵替，豪強兼併之風，於是起焉。

秦統一天下，承商鞅變法之後，土地許人民私有，而任意買賣；嗣以內外多事，賦役繁重，益以天災人禍，農民陷於水火，鬻田毀宅，驟然淪落者，不可勝數；且自周末以來，遂漸發達，降及漢初，便便大腹賈，多有勢陵高官，威逼王侯，更行兼併土地者；是以文帝時，賈誼鼂錯皆請重農抑商；武帝時，董仲舒上名田之說，謂：『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稍近古，限民名田，以塞兼併之路。』又謂：『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驕則爲暴，憂則爲盜，此衆人之情也。』惜其言不爲時用。其後成帝時，師丹建言：『古之帝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業，帥民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兼併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之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爲限。』其法凡名田不得逾三十頃，其有限外田者，使於三年以內，自行處分。但以權臣反抗而不果行。直至新莽時始更名天下田爲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准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逾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推行未久，弊竇叢生，故終歸曇花一現，轉瞬即逝。迄至晉代，荀悅上疏謂：『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佔田，爲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併。』於是以十六歲至六十歲者爲丁男，十五以下及六十以上者爲次丁，丁男之成室者，使佔田七十畝，其妻三十畝，丁男之未成室者，課以五十畝，丁女之未

嫁者，課以二十畝，次丁男二十五畝。丁男歲納絹三匹，綿三斤，次丁減半。此外王公貴人多寡各有等差。還授之法，未知其詳，蓋佔田之後，仍爲私有也。

後魏太和元年，用李安世疏，行均田之法，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女子二十畝，更於四年以內，男子添給露田二十畝，桑田二十畝，或麻田十畝，女子露田二十畝，謂之倍田。露田至七十歲或身死時返官，桑田麻田則作爲永業，不在還受之限。病廢者授以半夫之田，可以不返於官，地曠民稀處，聽民力所能及，耕額外之田；地狹處則令酌減。此乃孝文帝所定之制度，周備詳密，意美法良。其詔曰：『爰暨季業，斯道陵替，富強者兼併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餘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身？或苦饑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還授以死爲斷，勸課農商，以興富民之本。』其注意土地之分配，可以想見。降至西魏，宇文秉政，每家給宅田五畝，成男給露田百四十畝，童男百畝。後西魏易爲後周，東魏化作北齊，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給男子以露田八十畝，桑田二十畝；婦人露田四十畝，民年十八即授之，六十六歲爲返還露田之期，桑田則作爲世業，傳之子孫。隋有天下，一仍其舊。至唐初葉，稍事更張，武德七年，定班田之法，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以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口分田六十歲返官一半，其餘俟死時返之。孀妻寡妾，給田三十畝，若爲戶者加二十畝。其賦取租庸調制，租者，歲輸粟二

十畝，其妻二十畝，丁男之未成室者，課以五十畝，丁女之未

畝，若爲戶者加二十畝。其賦取租庸調制，租者，歲輸粟二

石；庸者：歲出人力二十日；調者，歲輸綾絹布綿之類，逮夫太宗卽位，對於田制，仍甚注意。唐書太宗本紀云：『貞觀元年九月，遣使諸國，行損田，賑問下戶。』又賈敦頤傳云：『高宗永徽中，敦頤爲洛州刺史，沒收豪右所佔限外田三千餘頃。』凡此皆其明證也。洎乎德宗之世，貧富升降，相差益甚，德宗乃用楊炎之兩稅法，量出定入，歲分春秋二季徵稅於民，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公產制度遂漸卽破壞矣。然陸贄尙奏陳：『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家，爲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畝稅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能足食？宜爲定價，限制租糧，捐有餘，廢不足，此安富恤貧之善給，不可捨也。』予以爲宜公此議，與孫中山所主張之地價稅法，彷彿似之。

自唐末以迄宋初，私有制度已積重難返，故雖一再檢查民田，一如今日之清丈浮多；完其實在，乃爲增加稅收計，非爲分配公允計也。其事之可記者，厥爲太宗至道二年，太常博士陳靖上疏：請於京畿各州縣之曠土，招徠人民，上田授每人以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使作永業，三年後收租；租率定十分之二，而另給以室廬桑棗之地三十畝以上，並貸以糧種耕牛；試行結果，因費用過鉅而中止；嗣後田制卽無大變更，兼併之風，當然甚盛，觀王安石兼併詩便可知矣。其詩曰：

『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併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已媮，聖經久堙埃；法尙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培克乃爲才；俗儒不知變，兼併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

是時安石之外，蘇洵亦謂：『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揮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已之所入已得其半，有田一人，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餒而無告。』(中略)吾欲少爲之限，而不集其田之已過吾限者；但使役之人，不敢多佔田以過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其貧；而彼嘗以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亦無幾矣。如此則富者所佔田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蘇氏此論，說理固甚透澈，而辦法殊嫌簡陋，故其力不弘。宋祚旣終，金元代興，胡人所佔土地，往往倍蓰於華人，趙天麟請限王公以下之田而未用，鄭介夫請定限田之法亦未行，然介夫之議亦有可取者，其略曰：『今之豪強，卒難禁止，惟有限田之法，可以制之；酌古準今，宜爲定制；每一家無論門閥貴賤，人口多寡，

並以十頃爲限；有十頃以上至於千頃者，聽令分析，或與兄弟子姪姻黨，或立契典賣外人，但存十頃而止。十頃以下，至於一畝者，許令增買，亦至十頃而止，寬以五年爲限。如過限不依制而田富如故者，除十頃外並沒入官，官不歸於公，仍將官沒田召賣與貧民；所得田價，一半輸官，一半給主，彼富者亦必甘心而無辭。不出十餘年，而豪強不治自無矣。此法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有井田之利，使周公復生，何以易此哉？』下及明清，對於土地私有制度，已安於故習，無人非議。直至洪楊變起，始將公產制度，輕輕一提，當時太平天國朝田畝制度有云：『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匀，無人不能煖也。』此其見於言論者，至於形爲事實與否，則未有所聞焉。

比來孫中山先生創立平均地權之說，其詳細辦法，載之民生主義，茲不贅述。往者國民政府發表農民運動宣言，對於平均地權之義亦有所說明。其言曰：『夫土地本由天賦而以養人，天下爲公，不應專屬。且欲求土地之使用，莫善於自爲地主而自力耕耘。……農得而耕，耕得而獲利，則耕者多而惰者少，農業發達，可操勝券。』故本黨主張凡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爲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並爲之整頓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利；蓋必如是，然後最大多數之羣衆，得有所利，農民得資以爲生也。』玩味其意，可知平均地權並非即欲推翻土地私有制度，其初步企圖，不過欲鏟除大地主，平均土地所有權，使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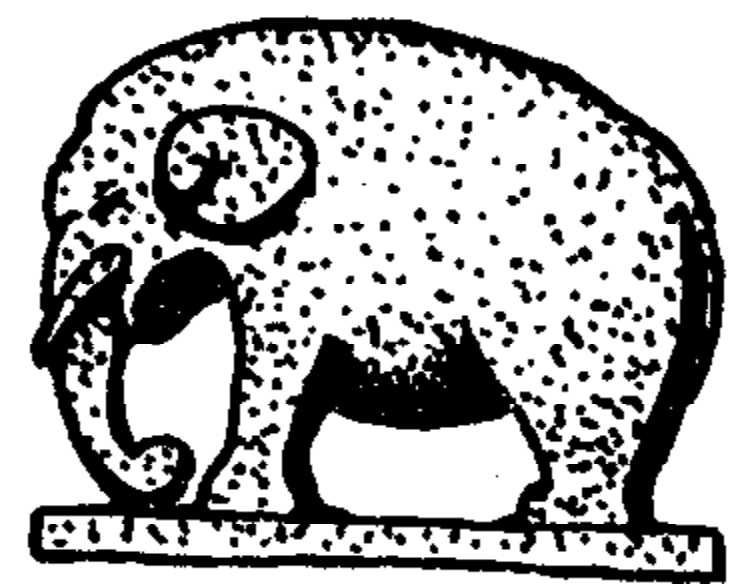
者有其田而已。至其所以不立即主張土地國有者，蓋有許多不便之處故也。楊汝梅君經濟學論之甚詳，其意如左：

(一) 土地國有論，謂土地本爲天產之物，可由私人之手無償移歸於國家。不知夫今日之土地，已非自由之財。私人之土地，皆由有償而來。若國家用強暴之手段，奪取私人之財產，無論依法律上道德上政治上俱成罪惡，其方法決非完善也。

(二) 如知奪取之無理，而出於收買，其事亦甚不易。第一須有巨額之款項，以爲收買之資金，對此資金之籌措，除募集公債外，實無他道。姑無論如此巨額之公債，必難應募滿額也；即幸而集事，公債價格必落，利率必增，財政上已不勝其困苦；加以全國土地之管理費，改良費，在在需款，結果必至收支不相償，而自陷於破產之境而止也。

(三) 土地完全國有，私有權全滅，則各人之自利心薄弱，必不能如今日之熱心改良；徵諸現實情狀，凡私有之地，收穫必豐，而公有之地，每多荒蕪。可知今日社會多數人之心理，尙以自利爲其生產之前提也。在今日社會情狀之下，欲行土地國有，於個人有損，於社會，於國家，亦未必有益。

由此觀之，土地國有制度，既難猝行；而土地私有制度，又易於形成分配之不平等，以至阻礙多數人民之生活，實不能任其繼長增高者，此平均地權說所以爲得也。



# 日本風俗聞之見

(續)

民

痴

日本人對於禮節上，從來是非常嚴謹的，而且禮節上的手續以及種類也是很繁雜的，若打頭緒上說自然是禮的眞行草了，這眞行草即是三種禮，就是對高位的禮，對同輩的禮，對下輩的禮，這三種禮的區別，如若再往細緻裏說，就可以分出九段的禮法來，就所謂眞的眞，眞的行，眞的草，行的眞，行的行，行的草，草的眞，草的行，草的草，差不別提起這三種禮法來，說是這三體都是對於座禮的時候行的，是在日本的中世的時候，定出來的作法，可是在當下這個時代，行立禮的時候也適用這種禮法的，至於說這三種禮法的分別，眞的禮法，是對高位的人行禮時候的容儀，是最重的禮節，在這個時候，應當把左右兩手重疊着合起來，把頭抵下來，頭往下低的程度，頂好的是要把鼻子尖挨着手纔好了，行的禮法，是對同輩或者比同輩資格稍微高一點的人，行禮的時候用的，在這個時候，是把左右兩手很相近的，多少可以挨着的程度，兩手一齊在一處，把腦袋從容容的低下來行禮的，再說草的草的禮法呢，這是對着同輩或者以下的人，行禮的時候用的，在這個時

候，是把左右兩手分開兩三寸，一齊的伸着，把腦袋往下低着行禮的，然而不論對着怎麼資格低身分卑的人，也絕對不可以用下巴稍往下點着行禮的，像這樣的舉動，並不是你輕視人，直是叫人輕視你一種醜行爲，要照以上這三種禮法看起來，往々我們看他們行禮的時候，尤其是婦人女子，行禮更深一層，有時候叫外國人看着彷彿又煩又厭似的，其實這就是人家行禮眞摯的地方，至於再往細緻裏分起來，那就實在太多了，打座禮立禮起，一直到開門掀簾遞東西交禮物，再就是送客及至在外面路上，遇見人的時候用的禮，及在人前行走的禮，總而言之種類是很多的，就照諸禮大全一書上所載的，立禮的心得上說，立禮應當注意的有兩條，就是先要整理自己的態度，是要緊的，身體要不卑不屈，起立的時候，務必要姿勢整理好了，作一直不動的姿勢，兩脚要齊整，兩手的手指要伸張開而不可離開，後部少々向裏斜着，頭部總得要伸直了纔好呢，若是在步行的時候，身體不可亂晃亂動，然而也不可以太顯出慌張的樣子來，尤其是走路的時候，須從左脚先邁步，邁步也要不快



不慢，取乎中的往前走，且不可慌張亂步，總要肅靜一步一步的邁着走，如若是在拐灣的時候，或者轉身的時候，上座的脚要斜着向後退，其次也照着往下轉，然後再一步的步行，再者不論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人的這一方面，總想着不要把脊梁給人，這是最應當小心的地方，對於座禮的心得，就是座着的容儀，是要把兩個波稜蓋拼齊，胸部要直豎起來，頭部還要正當，不能東倒西歪的，其次把兩隻手斜着擱在兩邊兒膝上，如其不伸着或者也可以左右兩手合着掌這個時候，是應該把手指甲朝上，就是手掌朝上雖然也可以，可是得整齊齊的，趕到了要站起來的時候，把左右兩手斜着擱在膝上，兩脚是必得以脚指頭抓着立起來，然後再擡起右膝漸的站起來，在這個時候，身體且不可彎曲一點兒，倘若是坐下的時候，應當把左脚少抽一點之後，先伸出左膝來，然後再伸右膝，同時把左膝少向前方，再將左右兩膝併伸再坐下，照前記的方法，坐立都有一定的方法，因為穿和服的時候，差不多人都把東西揣在懷裏，這是用和服的習慣，不然隨身帶着東西，便沒有地方擱他，所以是在立起來的時候，先站起右膝來，坐下的時候，又必得先把左膝伸出來的緣故，因為他在站起來的時候，若是把身體少向右邊一歪的時候，一有個不小心，就許把懷裏的東西掉出來，那就演出失態來了，因為這個，所以先把右膝站起來的時候，身體自然就往左邊倒的道理，就是坐的時候，若先把左膝伸出來，就是同一個道理了，再是走路步行的時候，因為在這個時候，在屋子裏自爲是鋪着蓆子的，而且日本屋子裏鋪着的蓆，兩邊都有布鑲的邊兒，又是一張挨一張的，蓆是縫兒是筆直的，並且照穿和服的習慣，及在日本式的屋子

裏行動的準則，站起來在屋裏步行的時候，蓆子的縫兒和蓆子上鑲的布邊兒，照例是不能拿脚跣的，是一個絕對得注意的地方，因為那個蓆子縫和蓆子上鑲着布邊兒，這些個地方，如要是用脚一跣，那蓆子縫是要高高低低不平坦的，布邊兒用脚跣了，也是就凸凹的不好看，日本屋子裏鋪的蓆子是很講究的，他們平常打掃的時候，擦掃，都有一個特別的法子，決不是亂擦胡掃的，素日是總要保持一馬平川的樣，因為如此，屋子裏平常放個甚麼東西的時候，都是平坦的，不然就是擱上東西，也是歪斜斜斜不好看，對於這蓆子的保存法也決不是外國人可以知道的，因為他們平常的家庭所鋪用的蓆子，都是鋪過正面之後，再翻過來鋪反面，比方頭一年換新蓆子，先是用在要緊的地方，比如客室了甚麼的，有外人常出入的地方，趕過一年正面鋪舊了，自然就換到不要緊的屋子去了，若是外人用就不能如願的時候多，因為記者前幾年有過這個經驗，租用日本式的屋子，蓆子是不好收拾的，再者日本人平常步行的時候，總沒有把脚擡的高的時候，因為這也是一種習慣，在蓆子鋪的屋子裏步行，因為要維持蓆子，而且還要保持蓆子面上清淨起見，所以在蓆子上步行，因為恐怕磨傷了蓆子，是不能高擡脚邁大步的，總得輕輕的擡輕輕的落，尤其是婦女子，因為他們終日老在蓆子上行動，走起來也是非常輕巧的，可是步行的時候，老要小心往前看，且不可抵頭走，這也是在蓆子上步行之時，應該注意的地方，因為日本式的屋子，總宜保清淨不起塵土；是最要緊的啊，至於說屋子裏的形式，以及床了甚麼的，等下次接着再往下搜集材料，再爲報告就是了。

裡喜歡婆心，便坐下了；婆心緊靠着閨小妹的左手坐下，愛花

(未完)

# 日語講義

1 途中トチュウデオ腹ナカガ空スヒタラ辨當ベントウヲ食タベ眠ネムクナ

譯 就是在半道兒上肚子餓了就吃飯困了就睡

2 コウ云クフノデハ其タビノ旅オモシロニ何オモシロノ面白オモシロミモノナ

譯 若是這麼說那個旅行不是甚麼趣味也沒有麼

3 決ケツシテ其ソウ云ソウフモノデハナイ人間ウマガ生ウマレテ

譯 決不是那麽樣的人生來要活着的這裏頭不能沒有個甚麼深徹的理由

4 此キヨウノ事ウイクヲ知ウイクラナケレバ幾キヨウラ教育ウイクヲ受ウケ

譯 若是不知道這件事就是受多少教育學甚麼事情也是甚麼用處都沒有的

5 此ホントウノ五月マツハ本當マツニオ祭マツリノ多ツキイ月ツキデス

譯 這個五月真是廟會多的月分啊

7 此レツシヤノ列車レツシヤデ行レツシヤツテモ餘チガリ違チガヒハ無チガイト思チガ

譯 坐這盪車去我想也沒甚麼大差異

8 其キユウレヨリハ急行キユウニ乘キユウツテ行キユウツタ方ホカガ早ホカイ

譯 有其這麼着還是坐急行去快罷

9 君シツハ此シツレカラ實際シツ社會シツヘ泳オヨガ出オヨシテ生セイ

譯 你從此就要上實在的社會裏去作生存競爭的一個人

10 今ス其スノ出發ス點キヲ切キルトコロダイシデ大ダイシ事ダイシナ處ダイシデ

譯 現在就要從出發點出發的地方是個要緊的地方

11 何シユノ競爭シユダツテ此シユノ大シユ事シユナ出シユ發シユ點シユヲ誤アヤマ

譯 不管是甚麼競爭若把這個要緊的出發點弄錯就再不行

12 此オモヲ想オモフト人オモ間オモト云オモフモノハ此オモノ世オモニド

譯 一想々這個就明白一個人在世上有多麼難了罷

13

人間デアル限リ誰シモ眼ハ二ツ口ハ一ツ  
手足ハ二本宛指ハ十本アルノデアリマ  
ス

譯 只要是一個人誰也是有兩隻眼一張嘴手脚四支十個  
手指頭

14

其ノ二ツノ眼一ツノ口二本宛ノ手足十本  
ノ指ヲドウ活用スルカガ人メイメイノ器  
ノ異ル處デアリマス

譯 這兩隻眼一張嘴四支胳膊腿十個手指頭怎麼樣使喚  
纔是人々器量不同的地方

15

同ジモノヲ持テ居ナガラ其ノ成敗優劣ノ  
差異ガ何時ノ間ニカ出來テ來ルノデアリ  
マス

譯 有着一樣的東西也不知在甚麼時候就分出成敗優劣  
來了

16

其ノ仕事ノ功績ニ差異ヲ生ジ其ノ成功ニ  
優劣ガ出來タリスルノハ要スルニソノ出  
發

譯 他那作事上的好壞他那成功上的優劣所以生出差異  
來就是誤在出發點上了

17

ソシナラバ其ノ出發點ヲ誤ラヌニハドウ  
スレバイイイノデスカ

譯 那麼着這個出發點若是不錯誤應當怎麼樣好呢

18

其レハ能ク社會ノ人々ガ云フ智慧ヲ廻ラ  
スト云フコトデセウ

譯 那就是一般社會上人々常說的磨練智識那句話呀

19

此ノ智慧ヲ廻ラスノハ要スルニ思索スル  
コトデアリマス

譯 這個磨練智識要緊就是思索力就是了

20

所謂思案ヲ廻ラストコロガ人間ノ貴イト  
コロデアリマス

譯 所謂能思想這一點纔是人的貴了

21

君自身ガ歩マネバナラヌ道ハ何處ニア  
ルノカマタ最モ正シク生ルニハドウスレバ  
ヨイカ

譯 你自己應當走的道兒在那兒再是要過那最正當的生  
活該當怎麼樣

22

斯ウシタ自分自身ノ問題ヲ靜ニ冷ニ慎重  
ニ思索スルト必ズ胸ノ中ニ明瞭ニ泛ンデ  
來ルニ相違ナイデス

譯 像這樣把自身的問題冷靜慎重的一思索你心裏一定  
能明々白白々想上來的

23

若シ思索ガ足ラナイト其ノ人間ノ處世方  
針ハ誤リ易イノデアリマス

譯 倘或思索力要是一個不足那個人的處世方針就容易  
錯了

奚止天壤；蓋此等戲，只能看一次，而不能看多次，余可斷言

之流行如此，殊未可以為劇術上之樂觀。



# 滿洲特產物在世界市場的地位

(續)

民 痴 譯

現在我們再把從南滿到歐洲去的，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即昭和二年，昭和三年，這兩年豆子和豆油出口的數目，計之於左

一九二七年  
昭和二年

荷蘭	大豆	二、二五二、五一六	豆油	六三一、八六二
英吉利	大豆	八四八、六〇三	豆油	七八八、〇七五
義大利	大豆	四九七、一六六	豆油	二二六、八四一
德國	大豆	一二九、四七二	豆油	一一、四九八
法國	大豆	四九〇	豆油	八、三三〇
勃多塞得	大豆	二、四八八、一七七	豆油	五九、八二五
瑞典	大豆		豆油	
比利時	大豆	六、二一六、四二四	豆油	一、七一六、四三一
共計	大豆		豆油	
一九二八年	大豆		豆油	
昭和三年	大豆		豆油	
荷蘭	大豆	三、一〇七、〇八一	豆油	一九七、六三四
英吉利	大豆	二、三四〇、一四六	豆油	二三四、三五九
義大利	大豆	一、〇二五、三四一	豆油	九一、二九三
德國	大豆	八一、九〇三	豆油	

法國	大豆	一三四、八六九	豆油	
勃多塞得	大豆	四、〇五〇、〇九六	豆油	四九、六七八
瑞典	大豆		豆油	
比利時	大豆		豆油	
共計	大豆	一〇、七三九、四三六	豆油	五七二、九七三

除去前記各號數目外，再把往北美去的，以及從北滿經海參崴所出口的東西，也可以大部分說是到歐洲去的，如再若加上這個數目，可就見出左列的數目來了 (單位擔)

一九二九年

自南滿洲	大豆	二〇、五〇七、五三六	豆油	八四二、三六六
自北滿洲	大豆	二、二〇五	豆油	二〇一、九七五
自南美洲	大豆	八、〇二一、四八三	豆油	三九、八〇四
自北美洲	大豆	二八、五三一、二二四	豆油	〇八四、一四五
經海參崴	大豆	一、八八六、九〇〇	豆油	七一、七二二
共計	大豆		豆油	
換算噸數	大豆		豆油	
一九二八年	大豆		豆油	
自南滿洲	大豆	一〇、七三九、四三六	豆油	五七二、九七三
自北滿洲	大豆		豆油	
自南美洲	大豆		豆油	
自北美洲	大豆		豆油	
經海參崴	大豆		豆油	

自南	三、〇三五	一二三、八九一
去北	一四、七三六、四二二	二二六、一七二
經海	二五、四七八、八九三	九一三、〇三六
共	一、六八五、一一〇	六〇、三八五
換算噸數		

一九二七年

自南	大 豆	豆 油
去歐	六、二一六、四二四	一、七一六、四三一
自南	九七八	一四八、四三五
去北	一一、四六〇、七九二	五九〇、七五三
經海	一七、六七八、一九四	二、四五五、六一九
共	一、一六九、一九〇	一六二、四〇八
換算噸數		

若照前列的數目，把出油率作原料豆子斤量的一成看起來，把他算一算，一九二九年是二百六十萬噸，一九二八年是二百二十九萬噸，一九二七年是二百七十九萬噸，像這宗驚人數的目，是滿洲豆子往歐洲輸出的數啊目，在歐洲市場上，看起榨油原料的情形來，豆子的最大消費場所，是要屬德國的，至於丹麥和英吉利及至和蘭等國，都在其次了；然而若說起豆油的需要地來，可是得屬和蘭是第一了。比利時甚麼的，是在其次的，像意大利因為他自己本國裏，是出產橄欖的地方，從這個立場上看起來，所以近年來關乎豆子豆油，這些東西把關稅極端的提高，簡直的就是不容滿洲特產物進口，絲毫不留餘地的，至於法蘭西是因為在他的勢力範圍之下，出產落花生的緣故，拿他作一種主要原料，所以是在法國，也是不能容豆子和豆油，去開拓地盤的餘地的，再要說起比利時來，因為他國裏是拿大蘇子作主要原料的，雖然落花生和哥不拉（植物名）多少

也進口之外，還有一萬五千噸內外的豆油，也是要輸入國的，和蘭也是以大蘇子作主要原料的國家，因為豆餅不容易賣，所以拿豆子榨油，雖然是沒有多少，可是年年總有五萬噸上下的豆子進口以外，還有四五萬噸內外的豆油進口的，丹麥是拿豆子作一種主要的原料，所以算起他國裏豆子進口的數目來，已達二十四五萬噸的，英吉利在一千九百二十九年所進口的，榨油原料，有棉花子五十七萬噸，大蘇子二十九萬噸，豆子二十二萬噸，落花生十四萬噸，哥不拉（植物名）十九萬噸，巴母魯（植物名）十九萬噸，再加上別的，總起來竟打油的原料，已經合計有一百五十八萬噸的進口了，因為該國原料品進口是免徵關稅的國家，所以一般經營油坊的主義，是收買比較容易銷的便宜東西，因為這個所以豆子的地位，是比較着不算甚麼十分堅固的，德國是因為在漢堡及哈巴還有布列門等地方，有三百多個近代式的工場，設備非常完善，像豆子落花生亞蘇仁，這些個原料，在一千九百二十九年裏，他的進口數量，合計已經達到二百五十六萬噸的數目了，因為大戰之後，把保護關稅低減下來，以求工業上的發展，因此結果非常發達的快，據說是一個油坊裏所碾碎的豆子，要達四十萬噸的樣子，所以是原料豆子的消費，已經達到大約有一百五六十萬噸的樣子了，如若提起北美合眾國來，因為他原是棉花子油的主要生產的國家，而且又是大宗的輸出國，從這個立場上看，豆子和豆油的作用處，就是極少的數量了，況且他所用的地方，就是只於作胰皂原料的限度，據報告上說，該國的榨油工業原料，不過占二%或者三%的樣子，所以是豆子的銷路，就是擴充起來，也像是只限於有程度的開拓了。（未完）

絡日韓最重要之交通路，恐亦為大陸民族渡日之大幹線歟？考海神有深切之關係，大足引人注意矣。（未完）



# 經科學試驗之滿洲生產物

(續)

## 三 硫酸麻脛遑叟謨

自含有碳酸麻脛遑叟謨之鑽石，即如菱苦土鑛白雲石等，製造硫酸麻脛遑叟謨之方法，雖有多種，未有於經濟上有利者；中央試驗所，最近發明，自菱苦土鑛製造硫酸苦土之方法；其法，將菱苦土鑛為焙燒粉末，使與亞硫酸，在水中作用，作中性亞硫酸麻脛遑叟謨，再加哥巴爾德鹽少量，及酸化促進劑後，送入空氣，將中性亞硫酸鹽酸化，而作硫酸麻脛遑叟謨；此時菱苦土鑛中含有之硅酸鐵加爾休摩，其餘不純物，及酸化促進劑，皆為沈澱，故俟酸化完畢後，濾過溶液，即得純粹硫酸麻脛遑叟謨溶液；或以溶液，或蒸發為之結晶，而供種々用途，該法係處理中性鹽者，不需特別裝置，菱苦土鑛及亞硫酸殆無損失，酸化促進劑以適當方法，由沈澱中收回，得反覆使用之；原料中之不純物，因已濾過一次，而得除去，操作簡單，而所得製品，極為純粹，是為該製法之特徵，硫酸麻脛遑叟謨，除為重要醫藥外，近時於人造絹絲製造工業，需用頗多。

## 四 碳酸麻脛遑叟謨

鹽基性碳酸麻脛遑叟謨，除為牙粉純原料，及醫藥外；又為橡皮混加材料，用途甚多，係容積較大之純白粉末，尤以輕鬆細末者為良品

中央試驗所依據前章所記載之方法，以菱苦土鑛為原料，

製造硫酸麻脛遑叟謨溶液，加之碳酸曹達即曹達灰溶液，而製造碳酸麻脛遑叟謨，其法將該兩溶液，於攝氏七五度混合，十分攪拌後，將所生之碳酸苦土沈澱物，於攝氏六〇度，乾燥二晝夜，則其製品極為輕鬆；硫酸苦土及碳酸曹達溶液之濃淡，對於製品之品位及收得比率，有所影響，如兩者混合比率為化學上之適當量，則苦土之沈澱不完全，僅溶解一部分而已；故曹達須增多化學適當量之約二成；除去碳酸麻脛遑叟謨之濾過液，係硫酸曹達與碳酸曹達之混合物，含有苦土〇·八%以下，將該濾過液，或與碳酸曹達中和者，蒸發乾涸，又可得玻璃原料。

## 五 金屬麻脛遑叟謨

金屬麻脛遑叟謨，為夜戰之放光彈，夜間攝影之照明，合金鑄造之脫酸，及還元劑，用於化學工業；最近因此製造輕合金，用途頓形增加；麻脛遑叟謨合金，為輕量而強韌，代用向來金屬，即減重量，代用木材，乃增強度，然現在利用範圍，限於航空機，汽車，及其餘特殊品之製作，尙未至一般的普及，麻脛遑叟謨製造費之昂貴，實為其主因；現在市價為一鈺日金四元半，如價格低減，則將來需要大增，在意料中。

中央試驗所，擬以鑛量豐富而品質優良之滿洲所產苦土鑛為原料，製造價格低廉之金屬麻脛遑叟謨，現正在研究中，其

研究之一部，鹽化物法如左。

輕燒菱苦土鑽，混以適當分量之鹽化加里，鹽化曹達，及鹽化安門，融化之，而作含有無水鹽化麻屈涅叟謨之複鹽，再將複鹽於攝氏七百五十度左右，為融化狀態，通電氣而分解，金屬麻屈涅叟謨析離，而集於鑄鐵陰極，取之精製，又發生於黑鉛陽極之鹽素瓦斯，為鹽酸合成原料；合成鹽酸，混於複鹽製造時發生之亞莫尼亞瓦斯，再製鹽化安門，反覆用於複鹽之製造。

該所創辦之方法，較諸向來之方法，天然加那萊特，或以苦汁為原料者，雖不劣；然製造價值低廉之金屬麻屈涅叟謨，尚有若干困難，故仍在繼續研究中。

## 十五 無水芒硝

關東州鹽田，於冬季氣溫低下，至攝氏零下七度以下，鹹水濃厚之度，亦至波梅十九度左右，則生結晶芒硝，土人採集之，以供鞣皮之用；其年產額平均為二萬石；再結晶百斤之價格為八角以至九角；據中央試驗所採集比率試驗之結果，在鹹水濃厚度波梅二〇·五度，表示最大採集比率，而得採鹽量約一〇%之粗結晶芒硝。

現在關東州內產鹽年額為三億萬斤，茲據上記成績，可得年額約三千萬斤之粗結晶芒硝；如將其三分之一，精製脫水，而為無水芒硝，尚達年額一千萬斤，更加新開鹽田，如收二倍產額，亦易事耳。

粗製結晶芒硝，含有多量之白鹽及不溶解物為不純，為使

適玻璃製造原料，行脫水精製試驗結果，將粗結晶與冷水少量，加熱溶解，靜置後，取上部澄清液冷之；再使結晶之方法，為簡易而經濟的，將該再結晶，於製鹽鍋中，加熱脫水，對於粗結晶芒硝，可得精製無水芒硝八九·五七%，其成分如左。

水分	不溶解物	食鹽	酸化煤	酸化苦土	鐵亞爾蜜那	純芒硝
二·二一	〇·〇九	〇·一三	痕跡	〇·〇三	痕跡	九七·五八

上記成分之無水芒硝，不但為優良之玻璃原料，其價值亦以百斤十四元，能供給之，故關東州無水芒硝之製造，由其數量與價格觀之，將來可為鹽田業者之有望副業，頗堪屬望。

## 十六 由滿蒙所產獸骨之製膠

中國生產之獸骨中，上市者不過其一部分，然尚達年額十萬噸；有過半於天津，上海，漢口，濟南，青島，大連等處加工，而為蒸製骨粉，其餘以原貨；輸出日本，均為肥料；其中由滿洲及蒙古輸出者，約二萬二千噸，內中之約九千噸，在大連為蒸製骨粉，其餘經由大連，營口，安東，運往日本；中國所產獸骨，在日本只為肥料耳，向來未曾以此製造膠或機拉巾（譯音，膠質）；印度向來向日本輸出大宗蒸製骨粉，然近來為膠及機拉巾原料，輸出歐洲，輸出日本之骨粉製造，逐漸減少，印度骨粉將絕跡於市場，中國所產獸骨亦長此以往，將陷於同一運命，在意料中，故中央試驗所為其對策，著手以滿蒙所產獸骨為原料之製膠試驗。

譯 那麼着這個出發點若是不錯誤應當怎麼樣好呢

錯 了 個或思慮大要是一個不足那個人的處世方針就容易

### 編輯餘墨

諺云：「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彷彿念書的人什麼都應該知道似的；其實舊式念書的人，除了認識幾個字，和作幾句八股，律詩等一類死板的文字以外，可以說是「一事不知」，耻不耻，彼固滿不在乎也；

有人說：「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事字，應作專指書本上的事來解釋；因為念書的人，連書本上的事都不知道，不是辱沒了讀書的名色麼？所以可耻；要說是讀書的人便應把世界上的一切萬事萬物都弄明白，未免太武斷了些個，其然豈其然乎？

前清的候補道，綽號叫「滿天飛」，到也不一定念過書，但是候補道却是萬能的，大有無事不知之概；何以見得？因為無論什麼差事？候補道都可以幹的；

到了民國時代，風氣又為之一變；只有軍人無事不知，無事不可幹，所以說是「軍人萬能」；

治軍，軍人分內之事也；治軍之外，如政治則上至國府主席，下至縣長公安局長，其他如黨務，教育，交通，稅務，實業，及一切建設……無不有軍人插足其間；嗚呼！此今日中國之所以有如斯現狀乎！

辦黨務的人大呼口號曰：「平等」！但是他的聽差有一點不合他的心意，使拳頭耳光子一齊上；

黨的立腳點是在民衆方面；但是黨部的森嚴，多半有武裝同志持槍站崗，民衆只能在門外看夕，唉！！！！

**本誌定價**  
 一冊 日金 壹角  
 現大洋同 或中日郵票十一分  
 每月現大洋貳毛全年現大洋貳元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	半	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封面之內 及底封	一	二	三	四
優等	封面之內 及底封	一	二	三	四
普通	正文	一	二	三	四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用彩色者另議若用木版銅版者其費一概由登載家擔任圖案原稿函索即行奉寄長期價目從廉

民國二十年七月十二日印刷  
 民國二十年七月十五日發行

發行人 石田貞藏  
 大連市紀伊町九十一番地

編輯人 中溝新一  
 大連市紀伊町九十一番地

印刷人 吾妻力松  
 大連市東公園町三十一番地

印刷所 滿洲日報社印刷所  
 大連市紀伊町九十一番地

發行所 中日文化協會  
 旅順市朝日町

分派所 中日文化協會旅順支部  
 哈爾濱地段街

哈爾濱文化協會



言情小說

## 負心郎

(三二)

見

仁

愛花笑道：『都是婆心不好，誰叫你要放爆仗？』婆心道：

『我這時沒工夫同你講話』，便叫工頭『趕快吩咐工場裡人，派三桌到聚豐園去吃飯；這裡又添了女客，也多了幾位男客，三桌坐不下，我已吩咐送五桌到這來，我已同房東商議好了，東邊那間空房，可以坐兩桌，已經打掃好了，你再派兩名學徒在那裡擺設一下』；工頭聽了，便一面派學徒佈置東邊的屋子，一面吩咐人到聚豐園去吃飯；可是佈置東房的學徒到都聽了命令，可沒一個肯到聚豐園去吃飯的，新房裡擠的個水洩不通，工頭道：『現在兩點多鐘，你們不餓麼？』那裡有人肯聽，依舊擠住不動，工頭怒道：『今天的生活（即工作）還沒做出一半來，你們聽得爆仗響便一齊跑了，明天的報不出版了嗎？』有兩個答道：『我們趕得出來，』工頭大怒，正欲開言，還有幾個副手開話道：『我們大家老擠在這裡有甚麼用處？不如快些去吃過飯，回去把活兒完了，晚上再來清々靜々の鬧個新房，把個新娘來盡情的看個清々楚々，不強似老站在這裡？』這話果然有力量，幾個副手帶頭，一哄散去大半，客廳裡和東房也都開了飯，小髻婆心和這姓宋姓祝的，都盡力勸客座席，房裡看的人因為人多，彼此亂擠，現在既都散了，那些不認得臉的面生

人，不便再乘火打劫的亂鬧，因此也都散了；新房裡至此才覺稍爲清靜點，大家才吐過氣來；那些女客此時便搶鏡子的搶鏡子，搶梳子的搶梳子，也有自己身上帶有小梳兒小鏡子的，一齊照着櫺頭；還有兩位包脚的姑娘，蹣起腳來捏腳，也有些身上膀子裡，被人在打鬧裡摸了的，不過都說不出口；只聽得有的罵『這些該死的鬼』，還有的低聲細氣的罵，彼此抿着嘴笑，却聽不清楚，那其中的原故，不是外人能設揣測得出來的；話休絮煩，此時天色不早，館子裡來人便送進一個大圓桌面來，說：『房裡開一桌嗎？』婆心道：『外面四桌都座滿了，這裡女客有一桌，我們還有幾位沒座下，一桌是安不下去；』堂倌道：『如果把這中間的小桌挪一挪，擠着點也可以以坐兩桌！』愛花道：『最好！就座兩桌罷；你預備的酒席設麼？』堂倌道：『酒席到容易，只一刻工夫就搬來了；』愛花道：『好！我們都餓了；你且擺起來，我們先把拿來的這一桌分着先吃；』堂倌急於叫夥計把兩個先回去拿菜，一面移去房中小桌，支起架來，先安一桌，那一桌又移去靠窗戶的條桌擺下，因為窄狹，靠床的一方便就坐床沿當椅子，實珍坐在床上陪那些女客，愛花在這桌陪男客，工頭的太太道：『使不得，新郎新娘須坐在一塊兒！』愛花道：『你們只顧坐，我們不信這些個，不要客氣多耽擱工夫；』祝太太道：『如何使得？』那些女客也都說『不行！』婆心便叫堂倌快擺，不多時兩桌都擺齊了，小髻道：『兩桌都來了麼？』堂倌道：『掌櫃的知道是愛花先生的喜事，六桌一定不設，因此先多預備了幾桌，所以現成；』婆心道：『來！』

我們坐着吃，她們女客多禮，讓她謙好了；愛花也坐了吃，那些女客見愛花如此，只是擺頭；口裡說：『也不會見這一對新人；』剛才吃得三兩杯酒，上頭一碗菜，只聽東屋裡和客廳上，『哥兒兩好！』『五經魁！』的豁起拳來；婆心小髻因爲都認識實珍，知道實珍很有知識，所以不大同實珍開玩笑；其餘的見小髻婆心都上帝板板的，也都不好過於放肆；其實小髻同婆心心裡都看着內中有兩位女客，頗有些動人的顏色，因爲初次見面，不好兜搭；聽得外面豁拳，婆心便與小髻提議乾杯；其實人家乾不乾，他都不管，他兩人到彼此乾了幾杯，臉也紅了，他們便藉酒蓋面，裝做大醉，拖着這幾位女客豁拳，猜謎，說笑；這幾位女客，一來都是小家碧玉，見的世面不大多，又眼看着實珍不獨不怕生人，反而同個才結婚的丈夫有說有笑的；二來又見婆心小髻都衣冠楚楚，舉止大方；三則十七八歲的姑娘們也都情竇大開，因此並不拒絕婆心和小髻的兜搭；加之婆心本來是個滑稽家，每一發言，語帶雙關，無不傾倒四座；又加實珍力言：『女子應保有獨立精神，與男子平等，男女社交公開，不應自居於附屬品之列，作男子玩物』等說詞；越是打動了這些小女兒心性；就中有個姓閻的女子，年十七歲，人々都呼他小妹的，也喝了五七杯酒，有些醉意，和婆心十分要好，也不管顧有人沒人，同婆心公然親近起來；旁邊看的人，見他兩人如此，也都七顛八倒；愛花心下也癢起來，因爲是同實珍結婚；實珍在坐，不敢放肆；但是他已經歪到實珍跟前，實珍心下也明白；看着愛花笑道：『你規矩的坐着看笑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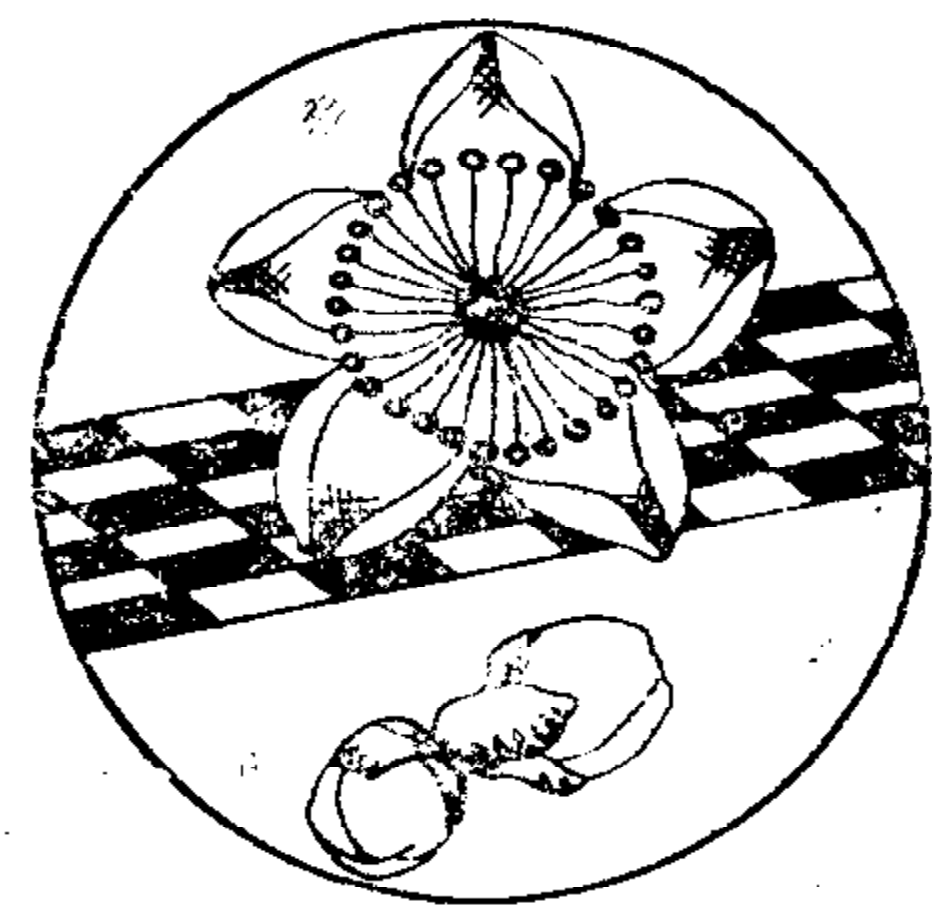
有一位姑娘道：『你看人家的笑話，人家正要看你們的笑話哩！』大家說笑一回，依然又坐下吃喝一回；外面的幾席，此時已有多數的吃完了，便又漸漸的到房裡來了；工頭一個個的吩咐趕快回去做活兒，工人們都要求實珍親自送他們出大門，便可無條件的恢復工作；實珍聽得便笑道：『諸位同愛花都是同事，要好的朋友，今天鄙人同愛花結婚，蒙諸位同事朋友們不棄，光臨草舍，蓬華生輝，諸位因爲有事，我也不敢強留，晚上活兒完了，還請過來鬧新房，諸位走的時候，不消說得，我應該同愛花送出大門的，』那些工人聽了都笑迷迷的一哄而散，口裡只說：『這位新娘比愛花先生還好些；』工友們走後，照像的進來說：『現在要照了罷！』愛花道：『你將才吃飯了麼？』照像的答道：『吃過了，謝々！』愛花道：『請再稍緩一刻兒，』照像的道：『乘此時光綫好些；』實珍道：『我們照了再吃吧！』叫郭媽拿過手巾拭々嘴，依然披上朦頭紗，小髻又把那兩束鮮花送來，便一齊到院子裡照了相，吃完飯以後，天已不早，那些姑娘媳們都辭了要去；只留下姓祝的和工頭的太太暫爲陪伴實珍；閻小妹同還有一位二十來歲的個小媳婦兒，有些捨不得去的樣子，愛花便留她二人暫緩，婆心同小髻也極力慫恿，將她們留住；婆心小髻也要回去料理那張報的事，一齊去了，屋裡立時清靜了；愛花道：『我的頭暈了，我得休息休息；』便斜躺在床上，實珍也脫去了外面紅衣，解了紅裙，折疊起來；大家彼此都有些疲倦，實珍叫郭媽泡壺好茶喝々，便同閻小妹等閑談扯淡，愛花不覺的睡着了，直到時針指到六

點，實珍知道是報館裡吃飯的時候，那一般人一定要來開新房，早已叫郭媽預備好了晚飯，又命郭媽喚醒愛花；愛花醒來一看，天黑多時，郭媽送上手巾來，愛花拭了臉，見桌上飯已開好；愛花道：『這時還有誰能吃飯？』實珍道：『你不吃難道客也不吃麼？我可也吃不下！』兩位女客也都一齊說：『不吃，』愛花道：『我知道大家一定不十分餓，不如暫時不吃，待一會兒等他們來了，鬧到九十點鐘的時候再吃，你們以為如何？』閻小妹道：『正是這樣，依然叫郭媽收去罷！』郭媽正打算收拾，聽得婆心小髻一齊由外面笑將進來，說：『你們還能吃得下飯麼？』愛花道：『因為吃不下，所以依然收去』；只見婆心手裡提副麻雀牌，愛花笑道：『你真算知趣！』婆心道：『我們沒吃飯就來了，等一回他們來了以後，今晚你算鬧不清；我們在這裡打起牌來，他們來了便就不能胡鬧，最好是實珍也打一脚，去掉他們鬧的目標；』工頭的太太道：『今天是人家的好日期，你們要一夜不放下，不就攔人家好事嗎？』小髻道：『我們打牌正是成就他們的好事，要不！他們那般人鬧起來，今天還想睡得成麼？』婆心使命郭媽快些擺設起來；郭媽聽說是打牌，知道與她身上有些好處，喜的眼睛都笑的沒了縫，便急於擺設好了；其中尤以實珍為最喜歡，原來實珍素有麻雀癖，比喜歡愛花尤有過之無不及；幾於以麻雀為第二生命，自然要算一脚；婆心也打一脚，小髻打一脚，祝太太和工頭的太太因為天氣不早，都要去；那兩位女客都不會，姓宋的同姓祝的共打一脚；婆心一定要閻小妹打，閻小妹本來不會，婆心說：『你難道揭牌也不會？我在旁邊看，不過叫你坐個桌面就是』；閻小妹因為心裡喜歡婆心，便坐下了；婆心緊靠着閻小妹的左手坐下，愛花

便坐在實珍的手下，小髻也要那個小媳婦兒代打，那小媳婦不肯，小髻也拉一張椅子在左手坐下，要她坐在那裡看，說：『我教給你！』那小媳婦只得笑着坐下道：『要是警察來抓賭？還把我嚇死了呢？』姓宋的笑道：『放心！』用嘴向姓祝的一挑，說：『這就是廳裡稽查！這兒裡署長，是我們愛花先生的世兄弟，外帶還有『濟南日報』四個字擋着哩！』那小媳婦道：『怪不得你們大胆，』還沒打上兩牌，又只聽得門外一窩蜂子似的闖了進來；祝太太和工頭的太太乘鬧裡溜着走了，姓祝的發話道：『愛花先生和實珍女士，現在就住在這報館後面，你們要開新房，在一個月以內，隨便那天都好鬧！今天大家都疲倦了，也要讓人休息休息；』那些工人見實珍坐着打牌，閻小妹也在打牌，那個小媳婦坐在小髻跟前，只得在四面看牌；愛花拿些烟捲給他們吸，郭媽忙着倒茶，大家見沒甚意思，慢慢的都散了，四圈打完了，那個小媳婦也要回去，郭媽給叫了乘洋車送着走了；閻小妹因為住在隣近，只隔三五家人家，又被婆心歪纏不許走，依然在此，小髻見那小媳婦去了，不願意再打，說：『不要挨罵了，「春宵一刻值千金」人家心下小鹿也似的撞，我們何必討厭，教人不喜歡，也留點情分，好下回來座』；實珍道：『從來沒見過打牌只打四圈，起碼也要八圈！』小髻道：『我們來打牌，為的是給你們攔開工友們在這裡胡鬧，本是賣人情的，要是老打不放下來，那不獨沒人情，反而好意成爲惡意了！』愛花笑道：『你莫不同人有了什麼秘密約會？怕誤了期限？』小髻道：『不要血口噴人，人家是老祝的鄰居，有丈夫的人，設若因笑談傳了出去，不是要處；』笑談之間，小髻是決意不願再打了，姓祝的本來不大會，缺了一角；

是拿大蘇子作主要原料的，雖然落花生和哥不拉（植物名）多少

是只限於有程度的開拓了。（未完）



## 參觀論語展覽會記

李 文 權

本年五月，大阪圖書館，開論語展覽會，翌月上旬，在東

京大橋圖書館，亦舉行一次，孔子道不行，有乘桴浮海之思，

吾道其東之嘆，見於今日；關於孔子祭典，至今猶存，邊豆

也，古樂也，干羽也，日本猶用之，吾國祀孔如何也？自吾國

廢讀經後，而研究論語之人，未之聞也，日本人之收藏論語

者，不啻千百家，此次展覽會，由大阪圖書館，分古版本、古

鈔本、集解本、古鈔義疏本、古鈔假名抄、假名論語、江戶時

代著述、爲七門類；合東京，京都之收藏，出品家得三十一

家，共出品一百三十點，加以圖書館收藏者而陳列一室，洋洋

大觀，惜其未有我國古本在內；雖然，日本有此論語展覽會，

而吾國無之，是吾國之恥也，茲舉其內容如左，希望我東北儒

林，繼起而直追，趙普以半部論語而治天下，今無趙普其人

也；嗟嗟！

列書名及年代

正平版論語集解，據唐本經塚浦道祐居士銳刻，森川清蔭

所藏，由鹿田靜七寄贈於大阪圖書館，得四冊。

正平版論語集解，此書爲東京岩崎文庫所藏，僅二冊；此

書之後，有「長享第三曆林鐘十八日自儲皇竹園賜之可祕可祕

亞相拾遺郎」等字。

正平版論語集解，五冊，東京久原文庫所藏，第十卷之

末，有「中川子七十九歲加朱墨兩點，與紹龍沙彌了」等十八

字；又澄山本爲清三點業忠卿講義。

正平版論語集解，五冊，東京陽明文庫所藏。

以上正平版論語集解得四家收藏。

明應版論語集解，五冊；京都伊藤孝彥氏所藏；此書之源

流，明應八年，覆刻正平版論語，即所謂西周本也；末刊數

語，

『今茲一書夫子之遺言，而漢朝諸儒所註解也，實是五經之

縮轄，六藝之喉衿也；天下爲民生者，豈不仰其德矣哉？明

應龍集己未仲秋良日，西周平武道敬重刊』等字。

慶長敕版論語集解，一冊；東京陽明文庫所藏。後陽成天皇，注意經學，時朝鮮活印法傳來，仿製木活字，命侍臣及僧侶梓行各種和漢書籍，每書僅印二百部，流傳極少，慶長四年版也。

要法寺活字版論語集解，二冊，大阪高木利太氏所藏；卷末有『刊者慈眼正運』等字，但無年月，以其時考之，當在慶長年也。（按慈眼所刊者，尚有孔子家語，貞觀政要等書；正運所刊者，尚有學庸孟子諸書）。

慶長活字版論語集解，二冊；大阪高木利太氏所藏，刊者慈眼正運，惟無其名，有『慶長十四年己酉九月』等字。

慶長活字版論語抄，四冊；東京久原文庫所藏。

文永五年鈔論語集解，一冊，東京岩崎文庫所藏；是爲第八卷，衛盡公篇，自『子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一殘卷，有『文永五年八月三日以家本書寫畢』等字；又一行『九月十一日移點了』等字。

正和四年抄論語集解，十卷，東京岩崎文庫所藏，有『花園天皇御宇清原家の本を以て正和四年書寫也；正慶中朱墨點付裏書自在之本與書之通也，』等字；卷子也。

嘉曆抄論語集解，十卷，宮內省圖書寮所藏，亦係卷子，改爲摺本，卷末有『此書受家說事二箇，度雖有先君與書本爲幼學書之間字樣，散々不足爲證本，仍爲傳子孫重所寫也，加之朱點墨點，手加身加畢，卽累葉祕說一事無脫，子々孫々傳得之者，深藏匱中，勿出圖外矣；于時仁治三年八月六日前

參何守清原』等字，又有『于時嘉曆三年九月十八日於灯下亥刻書之畢』等字。

建武四年鈔論語集解，十二卷；此書建武四年，明經博士清原賴元加點，東京久原文庫所藏也。

宗重本論語集解，十卷；東京岩崎文庫所藏；卷子改裝本，全部墨傍加朱點，每卷首有『左中將藤宗重』六字；並有『貞和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講釋畢』等字。

永享三年鈔論語集解，五冊；東京安田善次郎氏所藏；全部朱墨訓點，有『永享三年仲春少納言清厚』等字。

寬正元年鈔論語集解，二冊；東京岩崎文庫所藏；第二卷末，有『應永十七年庚寅十二月閱了，時大雪初晴，氏秋記之也』等字；第三卷末，有『永享七年乙卯秋日記』等字；第五卷末，有『大永二年壬子九月朱點畢』等字；第十卷末，有『寬正元年庚辰二月灌佛會日卒業斯波朝臣手錄畢』等字。

永正十二年鈔論語集解，一冊；東京岩崎文庫所藏；此書自何晏注至鄉黨篇之一零本也。冊尾有『於時永正十年乙亥南呂吉日』等字。

大永四年鈔論語集解，三冊；東京岩崎文庫所藏；本書第二三冊末，均有『大永四年鈔本』等字。

享祿四年鈔論語集解，三冊；東京德富蘇峯氏所藏；雖無年月，然以華致及裝潢攷之，確爲享祿四年之物。

天文九年鈔論語集解，五冊；東京岩崎文庫所藏；有『永正九年二月九日少納言清原朝臣』，又有『永正十七年九月二十

得之者，深藏圖中，勿出圖外矣；于時仁治三年八月六日前

正九年二月九日少納言清原朝臣，又有「永正十七年九月二十

日給事中清原宣賢」等字；又有「夫以齊家治國之要，莫過乎此書；以孝鳴者顏曾也，以德鳴者孔孟也，以半部鳴者宋趙普也，況於學者乎不可不時習，嗚呼！一寸璧玉也，漢家本朝賞之翫之，可謂龜鑑，鴻寶而已；故以累家祕本加朱墨兩點，勿令出深窗矣，天文辛癸秋九月重陽，從四位上行大外記兼博士伊豫介清原朝臣枝賢」等字。

永祿三年鈔論語集解，五冊；大阪高木利太氏所藏，冊末有「於時永祿三稔庚申五月十七日五十齡文彦」等字。

永祿六年鈔論語集解，一殘本；東京岩崎文庫所藏；由卷首至鄉黨篇，卷末有「永祿六月菊月九日書之筆者義住」等字。

古鈔論語集解，四冊；東京德富蘇峯氏所藏；朱墨訓點以外，無他記。

古鈔論語集解，二冊；東京內野皎亭氏所藏；此書爲足利時代之鈔本，朱墨兩點，出自清家；皎亭氏尚有祕藏精本古鈔論語義疏，與古鈔論語集解，可稱雙璧。

清見寺本古鈔論語集解，四冊；東京德富蘇峯氏所藏；足利末期之古鈔本，第一冊副紙，有「明治四十一年九月八日，問世外老候之病于興津，偶偷小閑，叩清見禪關，與眞靜和尚，清談半晌，臨別和尚爲紀念贈斯書，歸來援筆記其來由云爾，九月十二日蘇峰學人」；觀此數語，得悉顛末矣。

古鈔論語集解，二冊；秋田縣立秋田圖書館所藏；觀其筆致與訓點，證爲足利時代末期所鈔。

古鈔論語集解，二冊；伊勢神宮文庫所藏；天明四年八

月，京都村井古巖奉獻群籍中之一。

古鈔論語集解，二本；大阪高木利太氏所藏；觀其筆蹟，或較之足利時代末期者而略早也。

古鈔論語集解，二冊；東京安田善次郎氏所藏；卷末有「右本清家祕點也，則雪庵道白眞筆寫之三十郎盛政」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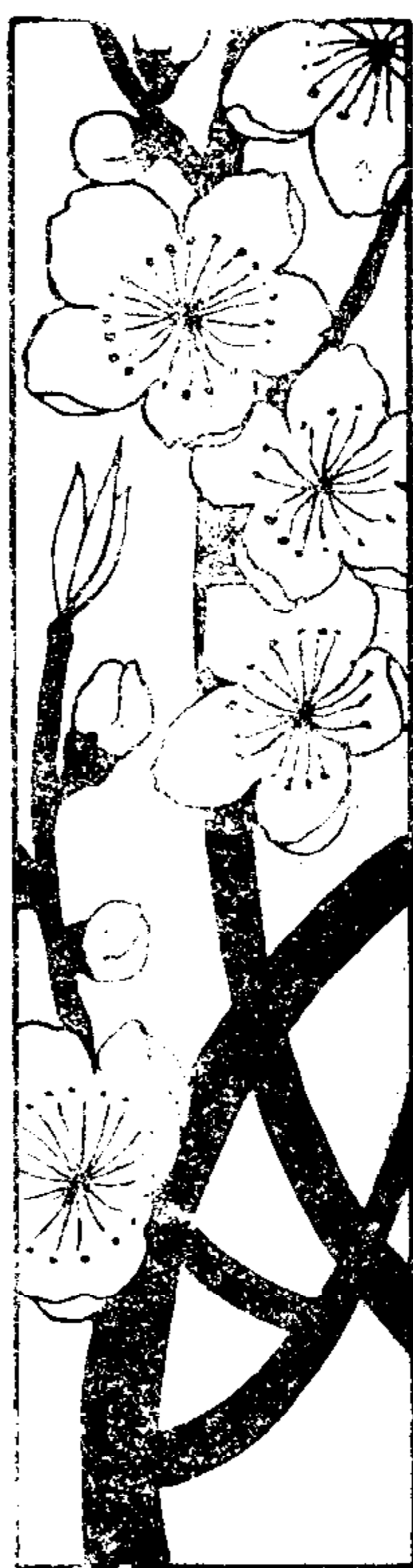
古鈔論語集解，五冊，京都谷村一太郎氏所藏；後書有「家本雖有數部，本經之異同，置字之增減，共以一揆，其中有琢磨之祕本，以爲之準的，假手新寫之卒，予加朱墨，累葉家點也；孫々子々，深祕勿出函底矣；侍從三位清厚朝宣賢」等字，係元龜二年六月三日之鈔本。

青蓮院本古鈔論語集解，五冊；東京安田善次郎氏所藏；足利末期之鈔本，有朱墨訓點。

古鈔論語集解，二冊；京都龍谷大學圖書館所藏；足利時代之鈔本，有清家朱墨訓點，清原朝臣之跋語。

古鈔論語集解，二冊；京都帝國大學圖書館所藏；書後有「永正九年二月九日少納言清原朝臣，永正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給事中清原宣賢，正二位清原宣條，正二位清原宣光」。

古鈔論語集解，五冊；大阪府立圖書館所藏，第一卷末，有「永正九年正月十五日少納言清原朝臣，永正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給事中清原宣賢」，第十卷末，有「此書文增減字異同，多本以不一同，以唐本欲決之，未求得之，專以當家古本取準的書寫之畢，終朱墨功訖，永正九年二月九日，少納言清原朝臣」等字；相傳爲建仁寺二百九十一代德大寺家之舊藏。（未完）



# 文苑

## 題溥叔明西山讀易圖

孫 雄 師鄭

鼎後那堪仍用革。坤先無復望乘乾。董生三策京房傳。滴露濡朱費討擊。

媚時不學趙承旨。衛道期如孫夏峯。曾見孫夏峯先生川上講易圖卷有先生自題及湯文正題長古時夏峯先生

年已八十再六十年筮交泰。叔明今年二十四再河清人壽世康雍。有七矣。六十年亦僅八十四

豺狼在邑龍在野。三復唐詩涕泣然。無首羣龍方苦戰。元黃奠定卜何年。

數往知來窮百世。殷周損益若循環。徵言紹述文周孔。蔓語枝詞一例刪。

## 聞河北省政府嚴緝盜劫東陵匪

### 犯感賦四絕句

前 人

高廟玉環都盜盡。長陵抔土亦難安。赤眉橫暴驚枯骨。往事僧珈一例看。

金篋珠襦已一空。昭陵石馬泣秋風。珍奇進奉劉皇后。再到人

間李紹冲。

附注 歐公五代溫韜傳云。韜為義勝軍節度使。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隧道下。見宮室制度闕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函鉄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其後唐莊宗滅梁。韜自許入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為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冲。郭崇韜曰。此劫陵賊耳。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

茅鹿門評云。溫韜之發諸陵。萬世所共憤咽而流涕者也。國運從來有廢興。樵蘇昔禁十三陵。種瓜未得銜環報。天意蒼茫不可憑。

薄葬漢文饒遠見。詰姦周禮有明刑。爽鳩司讞期平允。惠及幽明悉謚寧。

秦民憤言絕句五首

前 人

大道積叢尸。荒村皆絕戶。吠影犬唁唁。人來組黨部。

渭川竹箭枯。醴泉水源絕。鬻兒錢已空。牆角聲酸咽。

黃臺瓜再摘。九死身僅存。鬪牆誰作俑。縱斧戕其根。

孟堅賦西都。閭閻庶且富。今民猶昔民。飢羸盡無袴。

越人視秦人。肥瘠休相問。四海悉困窮。猶詔威弧奮。

庚午 初冬 雜詩 十首之二

樹皮獸骨食無餘。彳亍泥塗鬼一車。肥鄉肥縣消瘦甚。祇存溝

金篋珠襦已一空。昭陵石馬泣秋風。珍奇進奉劉皇后。再到人

樹皮獸骨食無餘。不于泥塗鬼一車。肥鄉肥縣消瘦甚。祇存溝

壑與邱墟。

附注 賑災會電云。劫後子遺。不堪入目。人皆溝壑。地盡邱墟。河北之肥鄉。山左之肥縣。均遭兵匪浩劫。

從來失敗是英雄。待奮池池日再中。且學苦吟僧人定。休誇得句將成功。

附注 汪精衛客太原時。曾至晉祠流覽。經亨頤以陳樹人所作周柏寫生屬題。柏為周時物。柯皮如鐵石。長幹偃地。旁枝直上。晉水繞其下。汪為題一絕句云。枕流端為聽寒泉。別有虬枝上接天。此樹得毋同臥佛。沈沈一睡二千年。汪微行過雁門關時。見長城古蹟及舊時堡壘。流連久之。賦一絕句云。殘烽廢壘對茫茫。塞草黃時鬢亦蒼。賸欲一杯酬李牧。雁門關外度重陽。

讀卓文君白頭吟

承 天

千金司馬長門賦。一曲文君歎白頭。等是有情同寄怨。茂陵風雨使人愁。

再遊昭陵題壁

承 天

王氣銷沉往事空。冬青黃落杏花紅。江山多少興亡恨。且付漁樵一話中。千重翠色映朱霞。富貴爭如帝子家。試向隆恩門內望。過牆荆

棘刺蒼牙。

風々雨々自年々。似恨纖兒作事偏。寂寞殯宮春夢了。長秋量碧草芊綿。園陵猶是事全非。石砌苔花映翠微。啼鳥不知亡國恨。時依高樹故飛々。

初夏即事

承 天

楊柳陰中燕子飛。麥苗初綻筍初肥。農家四月無閒日。殘照收時故未歸。

挈眷東渡偕游吼山登雲石磴

吳 慶 莪

芙蓉一朵掌中擎。幾費工夫鑿得成。古木清泉如入定。奇華異草不知名。盤雲飛鳥迴環影。出洞寒猿斷續聲。我欲憑風登絕頂。危崖萬丈卻人行。

吼山水石岩鑿山成梁自從出入水深莫測其底魚大可三四尺亦越中之勝境也

吳 慶 莪

丹迴碧簷翠森々。秋水橋邊紅樹林。上駕鸞梁穿石罅。下藏龍窟避潭深。大魚出聽通人意。倦鳥知還悟道心。日落風高歸路晚。沼村新月動寒砧。



金篋珠襦已一空。昭陵石馬泣秋風。珍奇進奉劉皇后。再到人

樹皮獸骨食無餘。不于泥塗鬼一車。肥鄉肥縣消瘦甚。祇存溝

壑與邱墟。

附注 賑災會電云。劫後子遺。不堪入目。人皆溝壑。地盡邱墟。河北之肥鄉。山左之肥縣。均遭兵匪浩劫。

從來失敗是英雄。待奮池池日再中。且學苦吟僧人定。休誇得句將成功。

附注 汪精衛客太原時。曾至晉祠流覽。經亨頤以陳樹人所作周柏寫生屬題。柏為周時物。柯皮如鐵石。長幹偃地。旁枝直上。晉水繞其下。汪為題一絕句云。枕流端為聽寒泉。別有虬枝上接天。此樹得毋同臥佛。沈沈一睡二千年。汪微行過雁門關時。見長城古蹟及舊時堡壘。流連久之。賦一絕句云。殘烽廢壘對茫茫。塞草黃時鬢亦蒼。賸欲一杯酬李牧。雁門關外度重陽。

讀卓文君白頭吟

承 天

千金司馬長門賦。一曲文君歎白頭。等是有情同寄怨。茂陵風雨使人愁。

再遊昭陵題壁

承 天

王氣銷沉往事空。冬青黃落杏花紅。江山多少興亡恨。且付漁樵一話中。千重翠色映朱霞。富貴爭如帝子家。試向隆恩門內望。過牆荆

棘刺蒼牙。

風々雨々自年々。似恨纖兒作事偏。寂寞殯宮春夢了。長秋量碧草芊綿。園陵猶是事全非。石砌苔花映翠微。啼鳥不知亡國恨。時依高樹故飛々。

初 夏 卽 事

承 天

楊柳陰中燕子飛。麥苗初綻筍初肥。農家四月無閒日。殘照收時故未歸。

挈眷東渡偕游吼山登雲石磴

吳 慶 莪

芙蓉一朵掌中擎。幾費工夫鑿得成。古木清泉如入定。奇華異草不知名。盤雲飛鳥迴環影。出洞寒猿斷續聲。我欲憑風登絕頂。危崖萬丈卻人行。

吼山水石岩鑿山成梁自從出入水深莫測其底魚大可三四尺亦越中之勝境也

吳 慶 莪

丹迴碧簷翠森々。秋水橋邊紅樹林。上駕鸞梁穿石罅。下藏龍窟避潭深。大魚出聽通人意。倦鳥知還悟道心。日落風高歸路晚。沼村新月動寒砧。

言情小說

## 負心郎

(三二)

見

仁

愛花笑道：『都是婆心不好，誰叫你要放爆仗？』婆心道：

『我這時沒工夫同你講話』，便叫工頭『趕快吩咐工場裡人，派三桌到聚豐園去吃飯；這裡又添了女客，也多了幾位男客，三桌坐不下，我已吩咐送五桌到這來，我已同房東商議好了，東邊那間空房，可以坐兩桌，已經打掃好了，你再派兩名學徒在那裡擺設一下』；工頭聽了，便一面派學徒佈置東邊的屋子，一面吩咐人到聚豐園去吃飯；可是佈置東房的學徒到都聽了命令，可沒一個肯到聚豐園去吃飯的，新房裡擠的個水洩不通，工頭道：『現在兩點多鐘，你們不餓麼？』那裡有人肯聽，依舊擠住不動，工頭怒道：『今天的生活（即工作）還沒做出一半來，你們聽得爆仗響便一齊跑了，明天的報不出版了嗎？』有兩個答道：『我們趕得出來，』工頭大怒，正欲開言，還有幾個副手開話道：『我們大家老擠在這裡有甚麼用處？不如快些去吃過飯，回去把活兒完了，晚上再來清々靜々の鬧個新房，把個新娘來盡情的看個清々楚々，不強似老站在這裡？』這話果然有力量，幾個副手帶頭，一哄散去大半，客廳裡和東房也都開了飯，小髻婆心和這姓宋姓祝的，都盡力勸客座席，房裡看的人因為人多，彼此亂擠，現在既都散了，那些不認得臉的面生

人，不便再乘火打劫的亂鬧，因此也都散了；新房裡至此才覺稍爲清靜點，大家才吐過氣來；那些女客此時便搶鏡子的搶鏡子，搶梳子的搶梳子，也有自己身上帶有小梳兒小鏡子的，一齊照着櫺頭；還有兩位包脚的姑娘，蹣起腳來捏腳，也有些身上膀子裡，被人在打鬧裡摸了的，不過都說不出口；只聽得有的罵『這些該死的鬼』，還有的低聲細氣的罵，彼此抿着嘴笑，却聽不清楚，那其中的原故，不是外人能設揣測得出來的；話休絮煩，此時天色不早，館子裡來人便送進一個大圓桌面來，說：『房裡開一桌嗎？』婆心道：『外面四桌都座滿了，這裡女客有一桌，我們還有幾位沒座下，一桌是安不下去；』堂倌道：『如果把這中間的小桌挪一挪，擠着點也可以以坐兩桌！』愛花道：『最好！就座兩桌罷；你預備的酒席設麼？』堂倌道：『酒席到容易，只一刻工夫就搬來了；』愛花道：『好！我們都餓了；你且擺起來，我們先把拿來的這一桌分着先吃；』堂倌急於叫夥計把兩個先回去拿菜，一面移去房中小桌，支起架來，先安一桌，那一桌又移去靠窗戶的條桌擺下，因為窄狹，靠床的一方便就坐床沿當椅子，實珍坐在床上陪那些女客，愛花在這桌陪男客，工頭的太太道：『使不得，新郎新娘須坐在一塊兒！』愛花道：『你們只顧坐，我們不信這些個，不要客氣多耽擱工夫；』祝太太道：『如何使得？』那些女客也都說『不行！』婆心便叫堂倌快擺，不多時兩桌都擺齊了，小髻道：『兩桌都來了麼？』堂倌道：『掌櫃的知道是愛花先生的喜事，六桌一定不設，因此先多預備了幾桌，所以現成；』婆心道：『來！』

## 卷 頭 語

## 說 謠 言

在交通不便時代，時有好事者造作謠言，無中生有，雙方挑撥，以致釀出事端；非事過境遷，而不明謠言之所出，造謠之作用；亦竟有釀出大禍，而禍既結，終不能悉其禍之爲謠言所造成者；蓋緣交通不便，兩地睽隔既遠，一時無由探悉者也；間亦有同居一地，而亦爲造謠者所中傷，以致互相水火，亦終不明其爲謠言者，則非其人之夢々，卽其事之有不可告人之苦衷；否則縱或被朦蔽於一時，終有水落石出之一日，造謠者亦無所施其技矣；

雖然，造謠者固能顛倒黑白，譸張爲幻；使其人其事，坦白無私，大公無我，則善於造謠者，雖鬼域爲懷，究無隙以逞其術；是謠言之來也，必空穴來風，其來有自；授之以隙，而謠始得乘之；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人必先疑，而後讒入」也；豈有謠而無故發生者；

交通之便，莫過於今日；遠隔千萬里，消息頃刻而至，何況一國之內？縱有謠言發生，亦不難立即明瞭，決不致有因謠而造出禍亂，延及全國，延及最久之時日而不能了然者；吾國交通雖不甚發達，然各大都市省會之郵電，尙無閼隔之虞；顧謠言之發源地，反來自各交通便利之都市，人民一夕數驚，咸喘々然有不可終日之歎，此吾之所大惑不解者也；嗚呼！謠言歟？事實歟？而予人以可疑之點者，則事實每繼謠言而來；一面闢謠，一面以事實證其謠之非謬，又何怪吾民之聞謠而驚心動魄也耶。